





茗溪集卷第十七

宋吳興劉一止行

簡著

表

謝主管台州崇道觀表罷起居郎青授

祇奉訓辭伏思適咎惟臣自取跼地知慙臣某  
中謝伏念臣出自寒微誤膺簡拔以鋤獲固陋  
之資歷省清近之班自始及終不由他力從頂  
至踵臺皆出上恩而臣所更既多未有云補款  
効其議則竊自薄陋以為可用則冬所短長仰  
惟聖德之方隆內懼史書之有闕臣之宜去誰





不謂然不圖威命之行尚得祠官之奉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游心太古側席異聞作成士類而明  
試以功愛惜人材而闔畧其過憐臣之罪以憇  
察臣之志靡他薄示譴呵止投閑散省躬已幸  
固將安分之宜沒齒何言惟有負恩之愧臣無  
任

謝除直顯謨閣表

念咎洗心三移歲律典州奉使再錫命書敢圖  
延閣之華又玷直宿之列邊巡拜賜跼蹐自疑

臣其中謝伏念臣曩昔無從遭逢特異遽由臺  
屬進直殿叨獨特上聖知之不借游談之助  
恩已隆而未報量既過而不辭固弱植之難安  
豈疾顛之敢悔天何庸陋猶在記憐假之內閣  
之名以重外臺之寄寵光併及枯朽再春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懋成湯之寬仁躬堯帝之神聖兼牧  
衆智猥及臣愚而臣悵末路之難圖誓初心之  
不昧天高地厚若為稱塞之階人微命輕會有  
糜損之所



謝提點浙東刑獄到任表

不違顏於咫尺拜寵知慙送以禮而光華豈臣  
 敢辱疾驅輶傳已見吏民臣中謝伏念臣智昧  
 知時學不適用誤竊 聖神之眷嘗跡清近之  
 班曾報主之不能乃蠹書而何益粵從去國寄  
 江海以偷生自意此身與草木而俱腐孰云記  
 錄尚及孱微收五年閑放之心揔一道平反之  
 寄豈獨庶獄之當審抑將荒政之是修任固匪  
 輕責何以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法堯言之清問躬舜德之好生憐臣  
 羈旅雖功名之難幸謂臣朴拙尚豈弟之有餘  
 臣敢不深體謨恩勉圖後効布宣寬詔願為慈  
 惠之師銷折姦萌不愧安靜之吏庶收寸天仰  
 荅生成

謝除中書舍人表

載筆殿坳初遠差舊物演綸詞掖遽錫贊書恍莫  
 知其所從凜以榮而為懼臣中謝竊以自昔聖  
 主建立非常之功必有能臣發揮難諭之旨殆  
 天所畀不謀而同故煥乎謨訓誓命之文於斯  
 為盛而粹然德意志慮之實固不是孚矧今網



紀萬端鼓舞庶類堯言廣大商語丁寧自非得  
仲舒之古風熟崔琳之今事願於述作曷副選  
掄伏念臣器窘而用微才疎而術陋自守朴學  
甘為臞儒精爽耗於出憂藝業荒於不試敢圖  
遲暮之景猥受 聖神之知頂踵皆出於睿思  
踐歷每從于親擢至於陞華法溢接武近臣豈  
其平生有比過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慈恕及人惟廣覽兼聽之  
是圖魯小善寸長之不棄况乎盛大德業比隆  
於乾坤昭回文章爭輝於奎壁而臣搜研末技

綴緝謏聞以腐草之明而禪赫日之光以秋蟬  
之翼而增九鼎之重何能有補祇益自勞敢不  
勉竭孤忠誓堅晚節雖有慚於潤色庶無與於  
嘉猷

謝除給事中表

寵錫自天懇辭無地祇拜莫回之命俯慙未報  
之恩驚懼交懷周張失次臣中謝伏念臣少非  
特立老不自強謂靜退之年無復進為之志不  
圖晚遇乃玷謏聞知持橐近班代言西掖正  
上聖作興之日躬萬幾摠攬之勤與禁省之腹



心而臣乏告猷之益竊訓辭之手筆而臣無潤  
 色之工思軌之其必抽心操而若失宜在黜  
 幽之域更叨蹠等之榮矧是東臺最為要地號  
 人才進退之關鍵為王命出納之喉咽豈容迺  
 踈膺此責任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皇明廣被英斷獨成宏開復古之規  
 克盡官人之美長材選廈未忘朴遫之兼收衆  
 駁在閑尚意疲驚之可勉敢不激昂末路殫竭  
 諛聞軀命幾何願無益立山之重飛鳴自誓庶  
 少償鳥鳥之私

謝授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罪大責輕感深涕頌臣中謝伏念臣淺聞單見  
 極陋至愚受知殆闕於十年冒寵浸更於兩禁  
 不量弱植濫擢要津屬上聖之思賢戒通臣  
 而舉類而臣居齒棲之日久識中原之士稀習  
 實昧於是非跡遂成於垂繆揆其重負合真嚴  
 辭止削從班俾安敢地茲蓋伏遇

科

皇帝陛下屬精政化加惠臣工若天地之含生  
 必心不私於與奪猶父母之怒子教終厚於謹  
 呵遂令無庸蒙此善貸再念臣賦命蹇薄出



仇謀偶世濶疎率與禍會知非晚節既踰遂氏  
之年受粟閑身尚竊侏儒之飽念報恩之無所  
嗟視蔭其幾何惟有覲顏至於沒齒

謝叙復祕閣脩撰表

誌祀告成湛恩旁洽不圖蕩宥乃逮孤危既安  
祠館之游仍昇書林之職兢慙在色涕泗交頤  
臣中謝伏念臣少也湮微晚而遺遇學不通於  
合事志徒慕於古人以田野朴拙之姿與英俊  
崢嶸之列論思禁省近類腹心勸講露門號為  
親密禍實由於量溢天弗誘於臣衷上玷誤知

自貽大戾顏忸怩而加厚神懔恍而靡寧迨五  
十九年之非於今已後閱三百六旬之日遽許  
更新驚朽枿之再春覺沉痾之去体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躬乾坤之高厚大德曰生並日月之  
清明容光必照哀矜舊物假借寵靈豈唯削藉  
於丹書抑使增華於白首臣敢不捫心誓報擢  
髮知愆被肉骨之恩則如隔世有於身之路不  
敢偷生

謝再任宮祠表

恩厚不貲感深次骨臣中謝伏念臣受性朴拙



遭時休明曩膺禁省之驟遷竇自 聖神之樂  
育比其去國猶得奉祠而臣生理窮空拏累猥  
衆瓶無餘粟不殊靖節之居甑有積塵幾類范  
丹之室屬三歲之當罷悼一飽之無從忘已甚  
微仰天求祿詎意由表之請遽叨從歆之仁脫  
困獸於觸藩濡窮鱗於涸轍圍門失喜少蘓併  
日之長飢摩腹起行便覺餘年之尚遠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德侔造化行通神明視覆載之間一  
均溷養矧蓋帷之舊寧忍棄捐俾獲便安仍沾  
俸稍臣敢不循躬自幸投足知歸願論報以無  
階獨此心之不昧

又謝再任官相表

祈哀得請瀆有愧於再三失喜拜恩或不殊於  
咫尺臣中謝伏念臣器薄而用宸智陋而術疎  
無昔日之聞之知幸一日之遭遇冒居華要馴  
致愆尤自歎沉舟閱千萬帆之競過誰憐瘦馬  
尚六印之空存不知歲月之遷但覺形容之異  
田園何有溝壑可期敢云廢藉之身又續祠官  
之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幽微必燭覆冒無私曾小善之不遺  
憫一夫之失所致茲辱瑣亦與生成臣敢不受  
德知歸循躬唯謹窮途易與庶寬妻子之飢啼  
晚節難工獨慕侏儒之飽死

謝落職依舊宮祠表

除敷文閣待制  
因辭免語誤

人微恩重罪大罰輕祇服訓辭伏增感涕臣中  
謝伏念臣受才謏薄賦性凡庸更閱雖多報稱  
何有矧年齡之頽暮加疾疢之競昏比奏封章  
懇辭誤寵荷再生之大賜念九死以難酬昧於  
叙陳卒至幸繆魄由承奪戚乃自貽尚賴隆寬  
特從末減復畀祠宮之佚仍沾廩稍之優委曲  
保全始終哀憫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坤覆載又母生成舜德洽於民心  
堯言布於天下兼容世類一木至仁遂令下愚  
蒙此蕃<sup>善</sup>貸而臣視殘骸之已病知來日之無多  
惟有啣恩至於結草

謝再任宮祠表

甫上由衷之請遽叨從欲之仁拜命以還循躬  
知戴區中謝伏念臣曩以愚陋浸被使令報名  
塵露之微恩有五山之重粵從去國猶獲奉祠



建其終更復伸前懇詎意衰殘之景仍沾奉稍  
之優願臣何人得此厚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謨天縱孝治日新規模宏啟於隆  
平德澤咸濡於動植有如么麼亦在記憐臣敢  
不仰體生成益知銘佩幸全家之飽煖樂化日  
之舒長未盡之年皆上所賜

謝復秘閣修撰致仕表

授老乞身既遂由衷之請疏畧出綍復叨過莫  
之榮感懼交懷周章失措臣中謝伏念臣受性  
愚暗逢時休明以田野固陋之資冒禁省論思

之地報効何有踐歷已多粵從去國以來猶竊  
奉祠之秩及茲疾疢斗覺支離無藝苑之工職  
在書林之列不圖得謝乃更增華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之德曰生日月之光必照俯憐  
末路不忍棄遺始終保全委曲成就而臣迹居  
窮壑望絕修門納祿辭名期少延於喘息擊甌  
拊缶尚同樂於升平

謝除敷文閣待制表

乞身故里已叨溢歆之仁通藉甘泉更冒踰涯  
之寵自天錫命躋地靡容臣中謝伏念臣逢時



休明受性暗陋誤膺識拔荐被使令報無絲髮  
 之微德有邱山之重辭榮納祿既逾七十之年  
 窮思華精畢精莫辨三千之續不量淺薄輒露  
 悃誠採田父野老之謠述帝德王功之盛乾坤  
 之大日月之明豈繪畫之所能頌迺愚其已甚  
 敢云宏度俯鑒懦衷俾列職於近班以增華於  
 末路得此殊遇繫臣何人茲蓋伏邀

皇帝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蘊廣大精微之學  
 疏觀百王之法超視三代之隆摠攬化樞激揚  
 士類有如么麼亦在甄收驟頒渙渥之新垂記

生成之舊而臣迹居窮壑望遠修門心未替於  
 傾葵誓獨存於結草

謝除敷文閣直學士表

落致仕名赴行  
在懇辭至再除

職依旧  
致仕

責

祇承嚴旨悵旅力之久愆加責  
 自佚仰拜自天之錫俯增踏地之慙臣中謝伏  
 念臣奮由寒鄉出迎盛旦以儒生之固陋塵法  
 從之高華悉出誤知不由他力粵從去國旋自  
 乞身猶辱記其姓名俾復趨於表著而臣老隨  
 年至形以病羸驅馳徒有於此心跪起懼幸於



常度達忱誠之懇款荷聰聽之矜從直內閣以  
跡榮駕安車而適及播紳改觀閭里生光惟初  
終被遇之過優雖頂踵糜捐而莫報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深覆載明並照臨察臣曩歲之遭  
逢粗有忠謹知臣今日之疲曳非敢懷安苟當  
聖政之新尤以人材為急凡在搜揚之數舉興  
奮勵之恩獨臣數竒賦分至薄正周室任賢之  
日既自止於不能遇漢家好老之朝又阻陪於  
在列時哉難得命也奈何念虛受於寵靈曾莫  
酬於寸尺望雲注想永懷愆慕之誠擊壤成歌

願述治安之樂

茗溪集卷第十七



茗溪集卷第十八

宗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表

謝賜勅書表 以下皆代作

廟謨素定天討將行奉德意之丁寧增懦衷之  
激烈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溫文恭儉邁古盛王威武神靈如我  
藝祖相上帝以遏亂畧整六師以脩我戎時巡  
山川躬勞將士申嚴列壁拱固四封忘暴衣露  
蓋之難洗察父慈兄之憤惟時有衆共識至情



極

上念君親忍此勤苦誰非子弟寧不慨嗟而臣  
攝領帥符屬當郡寄玉帛萬國莫參班瑞之榮  
桎梏再重後劇搖旌之念

道君皇帝并遐寧德皇后上僊慰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  
何蘇奉使回得大金副元帥書其報

道君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并遐寧德皇后亦已  
上僊者訃來萬里悲動九躔惟時舊臣孰不哀  
殞誠臣誠哀誠痛頓首頓首恭以

道君太上皇帝臨御二紀勤勞百為昭天漏泉

清一作情

德澤深厚移風易俗禮樂燦明悉本三王之仁  
不享五帝之壽寧德皇后母儀克備坤德無私  
謂當從革路以還歸副寢門之間省禍遽若此  
天不可知伏惟

皇帝陛下聖清難居孝思罔極異勉從於中制  
用俯慰於下民臣伏限職守所拘不獲匍匐  
赴闕庭且無任哀摧哽塞之至謹奉表稱慰以  
聞臣某誠哀誠痛頓首頓首謹言

賀皇太后還閣表

天地合符宗祊降祉申錫一人之慶克諧二聖



之歡臣中賀臣聞天下不足解憂聖德無加孝  
於孝矧慈顏之久隔在嬰慕以何勝

皇帝陛下心存問寢之期目想回鑿之節中夜  
起坐或自攬於衣裘當食興懷致屢遺於七箸  
廣愛孚於遠迩精意逋於幽明俾鄰國之改圖  
奉安輿而還闕大橫得兆不殊代邸之迎相見  
如初寧比城頽之樂群情胥洽異議知慙故應  
擊壤之謠皆若見親之喜茲蓋

皇帝陛下恩覃萬國道冠百王北伐南征威靈  
有赫東漸西被聲教無私眷求同德之臣益懋

享天之寶寶再興絕統成此大功今昔之所未聞  
書傳之所不載方將謹歲時之溫清備陸海之  
膳羞迨十六載之艱虞事為既往衍億萬年之  
福祿樂未渠央臣望遠脩門身居散吏奉觴稱  
壽莫陪漢殿之九賓向日傾心敢替封人之三  
祝

車駕巡幸浙右起居表

臣某言伏審車駕巡幸駐蹕浙右者興周宣北  
伐之師雷霆尚閱舉虞舜東巡之典歲月靡差  
帝肯幸臨民用鼓舞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廓離明而普照，體乾健以自強。親駕戎車，往綏楚甸，增山川之震疊，還富縣之清夷。賊氣不揚，邊塵頓息。惟神靈成武，所變化信是優為。雖險阻艱難之備，嘗靡懷寧。處念本根之攸重，儼容衛以載旋。班瑞諸侯，時事既歸於宰。旅占星東井，王畧行及於舊都。臣叨奉使華屬，在鄰境仰雲霄，而路隔傾葵，藿以心搖。

車駕駐蹕建康起居表

展義時巡，觀風都會。六龍所指，百神駭奔。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昧旦視朝，齋居決政。永念無疆之服，克安有截之區。乃眷建康，久騰王氣。龍蟠虎踞，寧論割據之英雄。地闢天開，赫有中興之氣象。遠阻淮浸，近控江濤。苑長洲而蒼海，陵既包吳。分城方城，而池漢水。仍擁楚疆，方將尋周。瑜魯肅之師，倚王尊謝安之佐。內殄寇警，外威羌酋。勝算可期，成功有躔。后来無罰，已聞家室之寧。時邁其邦，終莫干戈之戢。臣身縻藩服，望遠天威。莫忝班瑞之榮，徒劇搖旌之念。

車駕駐蹕平江起居表



卷之六  
精抄  
展義楚疆壯古都之勝勢觀風吳會駐鳴蹕之  
清塵民物忻愉山川震疊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受天明命興我有邦躬堯帝之聖神  
稟成湯之勇智念三年大聘既享備於多儀而  
五載一巡實遵行於故事儼漢官之容衛慰夏  
諺之歌謠方將整六師以脩我戎相上帝以遏  
亂畧仰威靈之預述覺藩翰以增雄臣猥以謏  
才誤當分閫萬國玉帛莫趨禹會之班千里舳  
艫想見縱楊之盛

車駕巡幸越州遠迎奏表

六龍在御萬騎前驅俾方岳之各朝肆覲東后  
念室家之相慶奚獨後予頒詔幸臨載途呼舞  
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厲精庶事若昔大猷躬親風問俗之  
勞振黜幽陟明之典眷此名郡實為輿區菲食  
卑宮欽念禹功之遠苦身焦思俯憐越霸之勤  
曩覽古以興懷見登堂而賦詠惟時金石既傳  
帝作之歌今我臣民果契天臨之寵山川改觀  
日月揚光臣猥以非才專在守土仰威靈之廣  
被知封略之再恢舞干羽於雨階將見遠夷之



格執玉帛者萬國獲陪近侍之班心劇旌搖耳  
傾鳴蹕

車駕駐蹕冬至日德音表

法駕幸臨方仰威靈之近綸音下霈更深布護  
之仁凡在生成咸知愛戴臣中謝竊以昊天其  
子賓嘉時邁之勤吾王不遊曷慰夏諺之望蓋  
臣民均以為幸則德澤之所當宣如彼周王綏  
兆民於侯服攷之漢代赦殊死於汾陰踵事增  
嚴於今為盛恭惟

皇帝陛下應天以實御眾以寬兢業萬幾所其  
無逸哀矜庶獄寧失不經命觀雲而必書用集  
迎長之福謂法雷而順動宜疏作解之恩德意  
周旋訓辭惻怛囹圄縲繫既蕩滌而一空田里  
賦輸所蠲除者億計已見室家之相慶庶幾弓  
矢之載橐臣敢不推廣上恩務消民瘼嘉與懷  
生之類共欣和氣之游

行在起居表

且某伏聞

皇帝陛下若古昔之大猷稽  
祖宗之故事時巡方岳寵綏江淮顧惟藩屏之



臣頓覺威靈之近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齋居決政昧旦視朝御象以寬應天  
以實遠近祇德冠戎革心肆洎剛辰遵行曠典  
展義脩孔駐蹕近甸山川震肅神物欣愉奔走  
後先罔不受職且隈以守土不獲躬詣行在瞻  
望天日神輿飛馳

百官謝賜春衣表

自天錫命拜賜謹時允在周行同深欣戴中謝  
恭惟

皇帝陛下智臨九有道胃群生文王即康田之

功務求民隱夏后致散冕之美特重礼容雖恭  
儉之獨持在匪頒而不廢子衣之安且吉並託  
君恩舞雩之詠而歸則非臣志尚竭疲駕之力  
共酬覆露之仁

謝賜曆日表

祕策授時盖以前於民用清臺告朔乃誕布於  
王正允厥有邦共承大賜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用夏曆數在舜璣衡備經天緯地之  
功驗合璧連珠之應嗤太初之三統陋元和之  
四分坐治明堂親班月令惟此初常之典是為



經久之規臣敢不祇奉成書克遵常憲協金穰  
之慶用謹始於農祥導玉氣之和益躋民於壽  
域

茗溪集卷第十八

茗溪集卷第十九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代賀元會表

屬正月之始和載新治典眷庶邦之丕享大正  
綈儀慶浹神人惟均遠迹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聖由天縱道与时新并御六氣陰陽  
之和受四海梯航之贄百蛮冠帶悉歸王會之  
書萬里山河盡入職方之版著曠古未聞之偉  
績有異書不載之珍符方將鋪張奕世之宏規



子以綉繪太平之熙事肆頒明詔益講弥文雕  
輦出房路朝喚伏九賓就列儼冠佩之鷄鸞五  
輅在廷建旂常之日月肅太微華蓋之次警御  
史執法之嚴導迎滋<sub>液</sub>至之休均錫履新之慶臣  
身縻符竹望遠宸楓上九行之觴莫与瓊珩之  
列遇千歲之日徒傾葵藿之心

代賀斬獲四軍大王表

天聲甫震醜虜革心我武載揚函渠授首蓋威  
懷之兩盡在古昔以罕聞臣中賀竊以虞舜舞  
干誕敷文德周王受命有此武功雖云去殺以

勝殘亦或侮亡而取亂惟燕雲十六州之聚沒  
犬羊二百年之間明時負固以偷安累聖色荒  
而不問遷易腥膻之舊來歸禮義之鄉威儀遂  
識於漢官冠帶悉同於王會天其或者事豈偶  
然寧容一夫尚假餘息恭惟

皇帝陛下乾剛獨運神斷不疑擊故籍以開疆  
新窮酋而獻馘功在漏刻勢如風霆納呼韓之  
降既增光於史謀傳鄧支之首用垂戒於羌夷  
方將告清廟以彰奕世之勲御明堂以受四方  
之賀而臣身縻列郡望遠嚴震庭談九賓莫与



總珩之列歡呼萬歲佇觀封禪之儀

代賀正表

青陽坐治布正月之始和庶國履新賴一人之  
有慶化均夷夏喜浹神民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躬對天之宏休嗣無疆之大曆驗三  
正而用夏与萬物以為春多福鼎來配并常於  
日月神基增固等高享於乾坤臣職在治中身  
靡補外周家告朔緬懷清廟之衣冠漢殿奉觴  
莫綴彤庭之鷓鴣仰雲霄而目迥傾葵藿以心  
撰

代賀籍田表

皇輿夙駕適協上春之期帝籍嗣開丕講累朝  
之制化行畿甸夙勅寰區臣中賀臣聞政之本  
在農禮之經惟祀教諸侯之養事尤重於躬行  
挈三神之歡物莫先於已出故因民力庸示親  
耕豈徒知稼穡之難盖歆奉粢盛之豐潔著為  
彝典號曰上儀恭惟

皇帝陛下覆育郡生憂勤庶事開疆闢土共欣  
和氣之游振廩勸分自致豐年之應更遵故事  
以勸多方歌載芟之詩田祖受職即思文之次



旬師告成贊天地之全功備帝王之盛治臣方  
馳駟騎阻造闕庭想耒耜之載塗莫陪奔走冀  
倉廩之滿野庶採歌謠

代賀 道君皇帝表

與天為徒方獨觀於衆妙自我作古乃退避於  
萬機久隆儲貳之官闈爰畀盈城之基業神靈  
咸仰華夏均驩臣中賀恭惟

道君太上皇帝緯武經文體元用妙懷翼之之  
心以昭事烈考躬乾之之德以臨御庶邦昧旦  
視朝齋居決政以跨軼高周為不足道以陶鑄

堯舜為非唯能夢受帝言力恢道運將自安於  
澹泊期稍釋於憂勤惟一索而得男故受之震  
俾重明以嚴正蓋取諸離及茲神器之有歸盡  
出睿謀之獨斷書傳之所不載今昔之所未聞  
豈惟重規疊矩之交榮抑亦內聖外王之兩得  
臣身縻補外職在承流念莫筮於班行徒交深  
於抃舞

代賀 淵聖皇帝登極表

膺圖出震纂極承乾山川鬼神敢不祇若華夏  
蠻貊永有依歸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姿懋日新之德緝熙聖學  
極經天綿地之文明察事機有冠古超今之識  
主器職存於長子問安孝備於寢門是宜協萬  
國之歡心膺三靈之眷佑受無疆之休命集丕  
享於庶邦蓋將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予以增國  
勢於九鼎之重宅心寬大永思守位之仁懿道  
冲虛自享消兵之福臣欣逢盛旦屬守偏州莫  
忝鷓鴣之行徒極雲霄之望

代謝皇子封昭慶軍節度使勅牒告諭  
本州軍民表

昨玉苴第肇隆於帝嗣建牙授鉞爰逮於吳邦  
民社知崇山川改觀臣中謝竊以並封同姓昔  
稱磐石之宗兼摠佉蕩益壯維城之業眷惟元  
子尚闕徽章殆將宏賁於我家必或申嚴於帥  
閭豈伊列壁休有寵光此蓋

皇帝陛下當萬物見離之明應六龍承乾之會  
仁沾行葦澤被蓼蕭載敷胄緒之私丕講禮文  
之事臣敢不仰承典憲揭示吏民識本支百世  
之隆增壽考萬年之祝

代謝除判宗表



寵渥驟加省循靡祿逡巡拜既俛仰甚慙臣中  
謝竊以堯帝德明序莫先於睦族成周治盛禮  
時重於惇宗宣明倫善俗之是資抑疆幹弱枝  
之相庇以今準古踵事增華少長有分院之推  
官曹見列坊之盛饑廩既備教導益嚴惟時董  
正之司必擇賢能之長而臣生非岐嶷學愧空  
疎託神明之係以叨恩處位望之尊而動色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萬民治假有邦化行  
自內雖在艱難之日曲敦胄緒之私臣敢不仰  
體聖衷俯勤職守義不愆於恩掩教必自於身  
先尚收寸尺之勞以荅生成之施

代謝回授封贈先祖表

抗章瀝懇仰于不測之誅出綉疏榮溘被曲成  
之賜寵兼存歿愧動心顏臣中謝伏念臣以駑  
鈎無用之材受弓冶素傳之業初登黃甲實自  
白丁効官浸歷於使令致位遂塵於通顯重惟  
大父終老寒儒嘗為後學之楷模頗有古人之  
趣操推食以交游士捐金以訪異書韋賢雅志  
於遺經疏廣每虞於益過謂詩及禮愈於問舍



而求田意子若孫庶或封侯而起第敢云無似  
乃副所期矧臣父垂七十之年思未忘於陟岵  
而臣身有千一之遇澤儻及於漏泉是用忘越  
分之愆竭叩閭之請不圖誤眷猥降俞音發原  
壤之幽光為里門之盛事豈惟慰老父報親之  
念又以伸微臣養志之私情事兩全感銘何喻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功深覆載明並照臨御下一出於慈  
仁懋賞蓋先於勸激遂令孱瑣有此叨踰臣敢  
不念不世之遭逢荷殊恩之委曲誓堅忠孝用

訓雲來

代謝轉官表

賜札十行仰窺深厚進官一列橫被寵靈念成  
命之莫辭俯懦衷而知愧臣中謝伏念臣越從  
跡迹屢玷使令頽力不量徒歆狗 朝廷之急  
揣分已過何敢饗恩施之蓄曩或逆之弄權蓋  
人神之同憤天聲有赫王旅如飛罔愆係頭之  
期大正然臍之戮而臣職在分閫理應調兵峙  
乃糗糧偶無餉餽之乏于彼原隰莫効馳驅之  
勞第賞所加於臣何有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用人惟已以道觀能雖小善而弗遺  
靡一士之失職致比序遷之與亦為孤進之榮  
臣敢不益勉事功自期稱塞碩東隅之已遠尚  
末路之可圖

代謝除禮部尚書表

祇奉寵靈荐膺器使位忝入座名視六卿念地  
近而秩優顧材微而植弱懇辭靡獲俛仰知慙  
臣中謝竊以在昔成周作新治典惟時宗伯號  
摠要司豈惟侈太平黼藻之文茲實重稽古討  
論之事三代以降六經浸微叔孫高堂之流本

由於草創開元顯慶之制固見於施行祝史乃  
得揖遜其間學者謂之透濶於事眷茲盛節尤  
屬熙朝謂百年而後興固宜隆禮樂之用若三  
歲而大比則必進賢能之書祭祀以交神人饗  
燕以昭慈惠具形時制仍有司存要非通儒不  
在茲選伏念臣親逢休旦奮自寒鄉以鋤耰固  
陋之姿歷翰墨清華之職濫中芸省造武蘭臺  
記言動于塙坳掌絲綸於鳳閣稔春官之貳政  
備朱邱之談經報林篋然叨踰甚笑方奉祠於  
真館將引述於長林夫何固功復玷異數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日新聖德天縱睿謨遠駿有聲以緝熙乎先烈式序在位以陟降乎百工遇以始終使彈寸尺臣敢不勉尋問學深體眷私幸未迫於桑榆終少酬於造化

代辭免除叅政表

弗堪重任將有近憂託命至仁籲天誠懇臣中謝伏念臣擢從冗散寢歷近嚴揣愚分之已叨念大恩之未報既無崇論宏議以裨廟畫又乏壯猷精識以折敵衝闕寇戎之馳驅致宇縣之

殘毀雖聖神罪已庸示曲全而大日鑒臣不敢自恕追愆尤而未泯驚寵數之無從曾是謏聞俾叅大政非常之舉惟帝所難伏望

皇帝陛下垂雨露之私發淵泉之慮謂茲事體大宜無反汗之嫌顧已試罔功當得循墻之請豈惟見公朝之難幸抑使知定命之可安區區之心拳於是

代宰執以久旱待罪表

天道無私不與災祥之應輔臣失職伏思譴咎之歸敢露忱辭仰干淵聽臣等中謝伏念臣等



猥以庸妄寢冒寵榮位在近司日聞大政曾不  
能廣宣威德導迎至和坐閱五旬不露寸澤駢  
陽肆雪旱氣如焚田半折而歆荒歲向成而缺  
望受小民之咨怨貽上聖之焦勞桑林之禱難  
堅雲漢之憂未解臣等負此愧慙何施面顏尚  
賴曲全茲容自初伏望

皇帝陛下乾剛獨斷威命顯行願方厲銷文之  
圖莫若正黜幽之典庶回協氣以福群生

代謝對衣金帶表

衣裳出笥加博帶之兼金駟駿在庭被華韉之  
錯采逡巡拜既欣懼交懷臣中謝伏念臣人地  
甚微才能居下浸更選任無補盛明每惟弱植  
不勝常之不勝常恐恩綸之誤及詎意便蕃之  
賜仍叨服乘之良伏遇

皇帝陛下以純儉履躬以慈仁接下甄陶庶類  
黼黻人文凡列職於禁嚴率加崇于褒賞臣敢  
不圖回末路勉宿心攬袂起行雖愧九鑲之  
寵據鞍自誓異殫十駕之勞

茗溪集卷第十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蒼溪集卷第二十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啓

謝人薦自代啓

分安闡葺之中老將何用名在荐論之域初不自期拜賦若驚循躬知愧竊謂以先達而汲引後進既舉世之所罕聞以盛德而退託不能又群情之所大駭考之於古殆見其難孰不願於求知體莫隆於舉代惟九官受命而必遜蓋百僚以德而相師秦漢以來典刑僅在郭丹見推



於郡守獨荐鄉人而行盧毓親奉於詔晉必如  
 卿者乃可馬摠賴韓子以尊光增光於後鍾皓  
 進陳寔而見稱於時狂若嵇康何乃著書而求  
 絕辨如蔡澤抑難騁說以自媒要須得人乃稱  
 茲寵如某者少而不競長乃甚愚在已所安則  
 自信而不疑於世共慕則却走而弗顧貧屢遭  
 於鬼笑命獨與於仇謀及此衰頽始從祿仕權  
 奇傲儻已摧耗于百憂勃宰嬰姍尚經營于一  
 飽夫何末路忽玷誤知茲蓋伏遇某官識足以  
 照事物之幾學足以窮古今之蘊以筆舌為人才  
 之羽翼以胷腹為吾道之涓涓謀猷皆契於  
 聖衷用舍不違於公議故憐孤蹇特為吹噓遂  
 枯朽不華之姿復有激昂思奮之意念祁奚之  
 舉類雖曰必行冀公叔之同升則愚豈敢庶殫  
 尺寸少報生成

寄湖州太守葛司成啓

摠衣曩歲嘗從館下之招竊託治封又幸里門  
 之迹尺牘不通於記室刺字未勒於閣人愧動  
 心顏神馳旌祭伏惟鈴齋虛暇神物掖持坐迎  
 有永之年膺受鼎來之福恭以某官學貫百家



之奧才絕千人之英國論以為指南吾道之所  
寄命蜚聲華旦闊步要津蒙上聖非常之知在  
漢廷諸公之右衆皆側目巨堪爰盜之居中帝  
獨虛懷更試蕭公之為政出奉蕃宣之寄益摠  
蘊藉之奇老吏畏其神明雅俗安其豈弟然而  
詞頒中禁有懷仲舒之古風議下廣廷欲問崔  
琳之今事寧久煩於剖竹行復慶於賜環某會  
遠掃門無階望履擬蜀郡中和之作獨恨於非  
才聞南陽父母之歌賓勃於鄉德歲序云晚霜  
威益嚴願隆善衛之經式副具瞻之禱

謝鄉人王提刑薦舉啓

棲遲下吏拙亦宜然叨竊薦書望不及此省躬  
無取拜旣自疑伏念某志以道窮才與命祿侵  
尋且老逼孔融過二之年貧悴無營有伯龍十  
一之誦承乏效學之域委心吏隱之間博士不  
治昔者尚嗤於弟子廣文獨冷于今益愧於諸  
公願俛默以何求獨嬖姍而就食夫何汲引乃  
建妾庸此蓋伏遇某官材絕一時智周萬務執  
謙光而自牧有盛德而不居羽翼滯淹主張氣  
類祐甫公舉未嘗以親舊為嫌郭丹義風願獨



薦鄉里之士其敢不激昂思奮砥礪弗渝雖未  
圖報德之階要不辱受知之地

謝翟內翰薦舉啓

頃以孤生獲從下吏於左右之半辭之助居職  
業無一日之長獨鄉者慕用之誠蓋不圖見預  
之重荐論誤及踟躕靡容惟士之適時猶女之  
從聘一遇知己殆將終身雖云待禮以有行常  
恐失身而晚悔豈聘者寔重其選抑淫者亦捧  
所歸古道悠哉斯言已矣伏念某學陋而聞寡  
志大而術疎及此衰年始廢寸祿間閱笑慷慨

受知在古人以為甚難而晚進豈宜得此蓋伏  
遇某官三代豪傑一時宗師國論以為指南吾  
道之所寄命播收氣類振挽滯淹何其流落之  
餘乃得依歸之地正使自擇寧復有加某敢不  
益勵宿心仰酬謬眷仕總如此或未慙君子之  
歸巧固有之不敢貽門下之辱

謝館職啓

絡扎奎坡初乏治安之策濫中天祿蔚為遲暮  
之榮聞命自疑循躬知幸竊以東壁圖書之府  
上列經彊道家蓬萊之山內歲祕錄開百王盛



衰之緒為四海夙化之原雖復喪亂日尋艱難  
代有未見中秘之文多闕不聞外史之職弗修  
踵事增華于今為盛 祖宗分三館以居豪傑  
有為之事士闢四庫以儲古今未見之書切近  
禁嚴雍容嘯諾使其胸次揚擢吞太史氏之九  
流筆下淵源備國師公之七略故於採用皆木  
作成兩禁侍臣步武先於借路一時名輩事契  
擬於通家氣習尚傳風流可想惟選除之甚重  
則名實之加優如某者少有獨學之愚長無兼  
人之器術業荒于不試精爽耗於多憂流落以

來侵尋且老不圖未至獲並俊游訪簡編於煨  
燼之餘繼人物於風塵之後自云無補其忍饗  
榮茲蓋伏遇某官識洞幾微氣涵英特謂蕭相  
收先秦之圖籍實佐開基而蒙穀獻舊楚之典  
刑有同存國參稽故寔協贊謀猷要扶文物之  
顛迺見規模之遠肆令冗瑣專在品題某敢不  
益廣舊聞勉規來効領五經之讎校雖曰世官  
補三箴之散亡終慙前哲莫稍殫於歲月用仰  
報於生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直顯謨閣謝宰執啟



閣連中禁藏列聖之寶章職逮外官蓋本朝  
 之秘選不圖枯槁忽被光華聞命自疑循躬知  
 懼伏念某以鋤耨固陋之質躡臺省清近之班  
 寵既厚而不辭量已踰而莫覺粵從廢黜自卜  
 隱淪更時沾危身獨安於丘壑在已進退義敢  
 怠於君親而况閱歲者三拜恩已再復蓬名于  
 內閣俾增重於外臺有何勞能得此殊異茲蓋  
 伏遇某官恢垂絕僅存之直道建久安不拔之  
 宏規力何啻於回天心但知於許國若就深於  
 滄海雖不擇流頌快意於屠門豈必得肉仰愧  
 生成之施孰為稱塞之階苟未死亡尚收寸尺

提點浙東刑獄謝啟

臥疾漳濱久忘歲月拜恩粵部遽見吏民荷宸  
 宸之矜憐識廟堂之記錄事非意出愧與懼并  
 伏念某智昧知時學不適用頃叨誤寵躡綴近  
 班曾効職之不能乃蠹書而何益一罹<sup>罪</sup>籍四易  
 歲星慣從樵牧之游不作軒裳之夢孰云枯槁  
 更被光華念一道之平反繫幾人之休戚矧復  
 圖回荒政消弭茲萌力固病於不任責未見其  
 可塞茲蓋伏遇某官德全忠厚明燭幽遐哀庶



獄之無辜憫一夫之失所故茲遇陋亦与使令  
其敢不益廣所聞自鞭其情勉副責成之意則  
為報德之階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責授宮祠謝啟

伏矣論思之謬嘖有煩言茆然衰病之餘自貽  
伊戚仰承威命殆是寬恩伏念某智識昏庸伎  
能么麼曩膺誤眷辱在近班頃時論無可短長  
於世故都不通曉粗知暮大君子之義欲自託  
不肖者之身罪斥七年尚煩記錄台還暮歲寢  
冒寵榮豈志願之敢期抑夢寐所不及屬者明

詔有位旁搜異能而乃昧唯善舉類之方失事  
君以人之道揆其重負合置嚴科止削籍於甘  
泉仍奉祠於真館茲蓋伏遇某官懋格天之鴻  
業挺許國之精忠善不近名清而容物刑茲無  
赦率循作罰之公罪疑惟輕上廣好生之德重  
惟玷賤久玷陶鑄特屈刑章俾從薄責念孔戕  
之宜去初不悟于引年歎韓子之慙歸終莫伸  
於報德捫心自訟沒齒何去

再任宮祠謝啟

受恩已過拜命知慙不圖有盡之年再竊無功



之祿深惟疵賤久玷甄陶智冥昧于行藏學靡  
通于蘊奧貪寵冒沒不思歌器之格言投老窮  
空却恨儒冠之左計謂鬢絲之堪織指泌水以  
樂飢迹其自謀率皆類此一昨去國二歲奉祠  
敢懷平進以求伸但恐終更而飽食枕辭上達  
私願弗違既許便安仍沾俸稍茲蓋伏遇某官  
行已盡聖賢之道與人存忠厚之規獨運平衡  
曲成舊物某敢不求全晚節加勵宿心雖云報  
德以無階亦欲沒身而靡悔

致仕除敷文閣待制謝啓

渙恩驟至成命莫回拜賜逡巡省躬怵惕伏念  
某曩膺識拔出自寒微初無寸長服在近列惟  
踐更之既久曾効見之靡聞病且弗支老當以  
告不圖得謝乃更增華方寓直於書林遽躡升  
於從橐滃摩昏青誦綸告之溫慈扶掖拘牽服  
腰環之煥麗里閭贊喜親舊改容願惟何人有  
此僥倖茲蓋伏遇某官量涵海嶽誠實出明有  
周公勤王家之忠邁伊尹格皇天之德功高不  
伐位重益謙謂材能皆可陶鎔雖玳賤亦歸覆  
育重惟無似特受深知始終保全委曲成就叨



踰已甚懼弱植之弗勝報稱謂何獨此心之不  
味

皇太后慶壽八十詔長吏致禮加賜羊  
酒粟帛謝啓

藩侯下賁布宣寬大之書里巷驚傳創見光華  
之錫夫何殊異逮此龍鍾伏念某受才不長聞  
道最晚壯也之武尚不如人老矣禁卽遂多忘  
事既乞身而知止固絕望於饗榮屬長樂之禮  
成偕高年而澤被至於越匪頒之常式優侍從  
之舊臣小己自慙幾人得此茲蓋伏遇某官仁  
深覆育道格迹遐問歆卹之年謬承稱羨憫伏  
生之老姑使授書豈徒加寵於一夫殆歆垂芳  
於千載捫心懷感投足知歸

茗溪集卷第二十



茗溪集第二十一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啓

答張狀元啓

伏審造廷射策唱第居先榮動縉紳聲流華夏  
 恭惟歡慶某官受才英特種學邃深微言造乎  
 六經卓行師乎百氏當英主枕戈嘗胆之日正  
 賢士竭精厲志之秋豈特求一日之長庶幾聞  
 三道之要竊窺大對共歎精志意深切而有加  
 言舒徐而不迫皆前日未聞之論興聖心見晚



之嗟名蓋出於預期士固知其不敢念莫違於  
修慶乃過辱於騰牋內揆庸虛仰慙謙厚識吊  
古精思之作不敢謂能得為國遠慮之人茲為  
可賀眷言欣頌因既敷陳

荅特奏名狀元啓

伏雷顯奉臚傳超登舉首得人之喜有識所同  
恭惟某官賦傑異之材蘊深醇之學文辭少作  
已擢秀于士林問譽老成久推先於州里當英  
主枕戈嘗膽之日正賢士畢精極慮之秋側聞  
至言頗契大問向來伏櫪寧忘千里之思此日  
驚人未覺一鳴之晚既受知於親擢行濶步於  
要途念修慶之莫違辱騰牋之誤及眷言末契  
寔倍歡悰

上時相問候啓

屈伸在道忍懷韓子之九遷志願有年莫遂荆  
州之一識足跋之而欲進神惚仁而若馳念介  
紹之不先懼聽聞之或駭敢以堙微之迹仰通  
咫尺之書揣分自疑鄉風增慕伏惟信順之至  
天人所私導迎六氣之和膺受百祥之集恭以  
某官博大純懿疏通敏明才足以絕干人之英



力足以任一世之重忠貫金石信通神明許國  
以來視身何有幹斗樞而獨運扶天步于方衆  
德在人心事書野史方且執謙自牧避寵弗居  
魏絳懷多功之嫌豈唯辭賞晏子守足欲之戒  
亦以矯時出分数路之優灼見累年之効吾國  
既固我公盍歸途茲入覲之初始副具瞻之舊  
九鼎大呂益增氣象之安烈日嚴霜自覺咸明  
之遠惟帝所屬捨公疇依某末學空踈餘生么  
麼粵從廢黜自卜隱淪叨宸扆之矜憐賴朝廷  
之救拭俾使一道待次期年尚期受約束於相

興  
門故歆列姓名於記室悃悃所寓筆舌難周殘  
暑未衰清秋在候冀仰符於倚注宜加衛於寢

賀樞密使啓

伏審拜恩中禁正位元樞夷夏聳聞兵民溢喜  
竊地文天武所以妙生成之功右義左仁所以  
嚴威德之柄禮隆建使位等上公在周有師尚  
父之尊於漢寔大司馬之任茲乃安危之寄是  
為心膂之臣恭惟某官學通天人識洞今古體  
方重而任大事抱純誠而經遠圖齊死生去就



於胸中置富貴功名於物外頃延登于揆路已  
屢罄于嘉猷汲直居理應見嫉蕭公久外帝曰  
迺歸摠臨宥密之司蓋復

祖宗之旧念天下之勢本若置器願今日之事  
僅如奕棋在茲一着之間處有千鈞之重得人  
無競舍公其誰其猥以孤生嘗叨謬眷聞絲綸  
之亟下覺神觀之頓還欣忭之私名言因既

賀韓林承旨啓

伏審祇膺使命召拜禁林制書頒傳士類鼓舞  
竊以自古醇治之主將規遠圖必有視草之臣

親承密命豈特右文之事實忝戢難之謀而况  
寓直北門對揚浴殿自開元之際浸隆孝士之  
名逮章武之初加寵內庭之老禮秩增峻事任  
匪輕願非其人不在此選恭惟某官養剛大之  
氣足以有為好深湛之思歆其自得夙規邁往  
論議有餘上方訪忠孝于昔聞知典刑之尚在  
召從孤外俾侍燕間袖石室之書既終信史進  
玉堂之直仍襲世官謬去天子之私人端是吾  
家之舊物然而國是所屬物論既孚茲為大用  
之階即副具瞻之望某年踰無幾仕乃為貧自



知偶世之闕疎獨恨登門之晚及茲贊喜深  
切知歸欣頌之私名因既

賀樞密再入啓

伏審寵拜殊恩還登近弼惟圖任舊人共政蓋  
聖主所欲仰成克左右厥辟完師抑明公以之  
自任絲綸甫下遠迹均懽恭惟某官薦厚深閑  
疎通博敏鈞貫百家之遠沉涵六籍之醇目結  
上知偏儀要路筆墨畦迺爾雅无愧於西京師  
友淵源潤色似從於東里有言必盡遇事不辭  
亟奏帷幄之籌協贊樞機之任出分憂願曾未

幾時汲黯去朝初无譽毀晉公當國實係重輕  
奉溫詔以遙歸罄嘉猷而入告條先帝之故事  
大玉室之中興輿論所期斯言可必某棲遲末  
路零落寸心聞成命之載頌慶真賢之復用掃  
門雖遠賀履知歸

答交代謝少卿啓

任浙東提刑司

宦游相踵愧揚糝之在前王事有期頽及瓜而  
當代靜言事契燕及子孫夫何遲暮之年乃有  
日依之幸恭惟某官被文相德可用為儀強識  
博聞足以華國自結聖神之眷眷躋清近之班



智略輳於上前夙采聞於天下持橐箚筆謂當  
入侍於清光攬轡登車姑欲少償於素志豈容  
煖席即慶賜環某猥以庸才誤當使指閱時既  
久責効無聞敢緣授受之私終被含容之賜想  
旌麾之已成望履舄以非遙雖乏告新庶幾道  
故其為欣抃曷既叙陳

賀湖州太守啓

伏審拜恩中禁進職西清輟甘泉侍從之聯為  
近甸股肱之鎮先聲所暨輿論交歸恭惟官國  
某官國器宏深天才卓偉言動合君子之法出

處有古人之風用賓自於召還眷慈浚于親擢  
備獻納論思之益罄朝夕夙夜之勤惟時吳興  
寔望浙右山川清遠人物阜繁委長孺於淮陽  
後得君重試蕭公於馮翊用考治功少須報政  
之期旋聽賜環之命寵崇未艾簡注方隆某跼  
伏窮閭伶俜暮景雖鄉風之有日曾望履以無  
階陪外廷未議之時願相先後誦佳句百僚之  
上竊仰高深聞綸綍之載頒想旌麾之既戒尚  
綴吏民之列往修桑梓之恭欣抃之私敷言罔  
既



代荅明州太守啓

伏審政成請代詔下趣還行躋躡於近班益恢  
宏於遠業恭惟某官智術輻輳論辨夙生胸中  
負翰畧之奇事至有淵泉之慮出膺郡寄寔簡  
上心駕折轅以告行執半符而入覲九里之潤  
幸見及於鄰封一年之留恨莫從於民借方圖  
脩問處辱貽書感愧交深名言罔既

代賀秀州通判啓

伏審祇膺明命出貳便藩理檄戒途蠲辰視印  
伏惟某官器全英特識洞幾微論議得於心成

事業由於世濟休有聞譽見于殘更謂宜揖遜  
於本朝尚尔馳驅於別駕昔者大鄭小鄭公以  
父子繼治大馮小馮君以兄弟相循並載民謡  
號為盛事今見二難之步武未踰三載之星霜  
豈惟人望之知歸抑想風流之是似某江湖冷  
族天地畸人侵尋五十之年老之將至澳忍百  
察之底拙亦宜然竊有所依敢後其喜

代賀市舶提舉啓

伏審寵拜睿恩再持使節明綸甫下輿論交歸  
恭惟某官才了十人身兼數器詩辭近古獨云



蘇武吾師字法超今要使羲之北面既更器使  
益試乃言幹南國之奇羸佐中都之調度雖云  
舊物實上簡心佇寵渥之便藩踐禁途之清切自  
惟孤拙尚竊藩符念方借於餘光願難勝於賀  
悃其為欣頌固既敷陳

賀冬啓

陽往而復物屈當伸屏陰類以潛消宜善人之  
有慶恭惟某官氣涵川嶽道際幽明坐迎有永  
之年陰受鼎耒之福方將奉十行之溫詔詠四  
牡之還歸舉酒壽公莫與掃門之列援毫伸頌

益增鄉德之勤

賀正啓

伏以歲序更端星躔易次肇三陽而為泰正五  
始以書春矧社稷之元勳宜神人之交相恭惟  
某官忠貫白日道格皇天備文武之全才兼安  
危之注意功歲盟府澤在人心周公之征徂東  
已見于歸之復吉甫之來自鎬式觀受祉之多  
俯履嘉辰茂膺純嘏某屬拘職守阻奉壽觴莫  
伸賀慶之誠徒切搔旌之念

茗溪集卷第廿一



茗溪集卷第廿二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記

縱雲臺記

德清蓋吳興支邑而山水明麗清遠為他邑冠  
南朝以來曰沈氏者世有顯人或以文雄一時  
士雖少必秀於其類民貧而安力於耕桑種藝  
漁樵之業聞訟簡少巖居川觀吏或似隱故仕  
於此者樂為縣治枕山一巋然特高為百里之  
鎮問其名於長老則無所根據縉紳者不道舊



有臺直下令舍相距僅百尺規制甚美松竹清  
闕之音桃杏妖冶之容与他名木秀藹分列左  
右天歆雨雲氣習之生於步武襟袂之間今大  
夫沈次仲与二客燕其上客詠韓吏部釋嶠孤  
雲縱以為臺名次仲喜以告余見屬為記次仲  
之臨是邑也閱五晦朔矣旦朝坐堂上受訴牒  
郡吏立<sup>兩</sup>廡屏息側覲次仲獨即民聽其事究所  
以然反復問詰其情畢得文書雖多必盡讀乃  
乃止律身嚴無毫髮私亦不受私吏退与僚佐  
休於臺上危坐劇談或隨時觴豆舉酒相樂抑

嘗語人仕吾非敢愛也有不得志則棄去如傳  
舍人以其志薦而事勤謂若拘窘而中實縱適  
然則客之名是臺有當於主人心者之豈以雲  
之逸為可羨固將似之耶余邑富而小樓者也  
朝見雲之出暮見雲之歸進退容与於太虛寥  
廓之中千態萬狀不自知其然其於出處亦何  
心哉余觀雲于此山四年矣余年有盡而雲之  
朝出暮返变化容與之狀如余所見不知何時  
而已以其然心故能久也雖然次仲方仕余方  
隱迹若不同而從容于事物之境愈久而愈安



則或仕或隱未始有異余燕坐內觀欲忘其心  
如此雲之出處未能也次仲勉乎哉余既告焉  
因為之書次仲名造處之縉雲人工客歸安沈  
文伯名長卿福唐陳仲久名祖安名臺者文伯  
題其榜者仲久皆奇士也紹興五年七月壬申  
郡人劉某行簡記

湖州德清縣城山妙香禪院記

城山在邑之坤維距邑二里為溪流之匯溪自  
天目餘杭而下者出其背並山分港旋繞而北  
趨于郡城是為茗水院北鄉居山之半自外及

內階而升者幾二百級溪南北之山初散漫若  
不相即登級三之一却而望之則蒼顏秀壁陰  
拱列待若趨若伏若絙曳策驅可攬而有舟檣  
往來水鳥浮沒悉出眺聽之下而委棄榛榛藪  
莽草之間不知其幾年矣熙寧中天台僧曰了  
因者始結廬其上會歲大疫收棄骸于道加葺  
衣篋給聚而焚者以數千計又乞食邑之人以  
蘇流亡于是邑人相与出財建轉輪藏增治堂  
廡初營藏心木未獲因夢神僧指前溪有沈木  
焉物色其處已乃得之因出入廬間飲酒噉肉



人莫見其異一夕見夢于邑令云天台化士告  
辭翌日院僧以告蓋因以坐逝令真身存焉其  
後以禪律相踵住持者數輩而轉輪藏施利之  
未嘗有虛日用是加葺門序略備而簡陋褊  
迫不類叢林邑之人恨焉鄉老邑大夫訪求名  
德為道俗所信慕者得今住持僧佛智大師道  
容容始至心隘之將盡撤其故易而新之時余  
以柱史得罪寓邑中過而問焉容指謂余于此  
累石崇廣若干尺為大殿于此鑿山廊左序若  
千尺為齋庖之宇于此培土寔澗壑若干尺廊右

序為棲僧之堂為複舍為看經寮浴室仰而指  
曰山之板為浮圖其下為臨眺之亭又其下為  
方丈寢室規制甚靡余怪其言之易也問工程  
費出之類幾何且安取之容笑而言曰佛氏子  
以精進廣大為心耐苦忍辱為行其後為謂之  
海象其求募于人謂之十方凡所建立患志之  
不篤與狹劣而弗廣成不成則有教存于工程  
費出之事弗預計也志於成而已矣其意甚暇  
若不足為余老且病未嘗數出他日過之門徑  
既成殿址累石且數尋若砥礪然閱歲又過之



則飛夢刻楠高出木杪而殿宇之邃像設之嚴  
無遺舉矣如是數年余再以罪去朝而歸訪山  
林凡容所謂鑿山培壑高下建立無一物不如  
其言者其衆二百餘人其宗飾之意未艾也嗚  
呼何其易且速耶患志之不篤與狹劣而弗廣  
則余既信其言矣然余所深怪者以其甚暇不  
迫差無心焉寧有恃而然者哉於是知自昔所  
謂建功立事者非獨才智之難而優游暇豫無  
惶遽猝迫之狀為尤難故凡才智之士不乏而  
優游暇豫者吾罕見之抑造物者之嗇與人也

苟有是難鉅細不同其必有所五是院之設固  
未足多也而於余心有感焉容見屬為記樂為  
之書役始於建炎三年某月某甲子成於紹興  
十一年某月某甲子院初未有額興役之歲訪  
安吉縣故賜額講於郡得之容遂為妙香第一  
代住持云某年某甲子吳興劉某記

吳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

國朝建隆中天下初定詔儒臣參裁典禮而國  
子司業聶崇義者以唐相張鎰等六家所撰稽  
其詳略是非總為一書是曰三禮圖書成天子



則飛夢刻楠高出木杪而殿宇之邃像設之嚴  
無遺舉矣如是數年余再以罪去朝而歸訪山  
林凡容所謂鑿山培壑高下建立無一物不如  
其言者其衆二百餘人其崇飾之意未艾也嗚  
呼何其易且速耶患志之不篤與狹劣而弗廣  
則余既信其言矣然余所深怪者以其甚暇不  
迫若無心焉寧有恃而然者哉於是知自昔所  
謂建功立事者非獨才智之難而優游暇豫無  
惶遽猝迫之狀為尤難故凡才智之士不乏而  
優游暇豫者吾罕見之抑造物者之嗇與人也

苟有是難鉅細不同其必有所五是院之設固  
未足多也而於余心有感焉容見屬為記樂為  
之書役始於建炎三年某月某甲子成於紹興  
十一年某月某甲子院初未有額興役之歲訪  
安吉縣故賜額講於郡得之容遂為妙香第一  
代住持云某年某甲子吳興劉某記

吳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

國朝建隆中天下初定詔儒臣參裁典禮而國  
子司業聶崇義者以唐相張鎰等六家所撰稽  
其詳略是非總為一書是曰三禮圖書成天子



嘉之命國學圖于宣聖殿後之北軒其後懼其  
圯剝復易壁以板蓋已有意乎禮樂之教規模  
宏遠矣然當是時粗于故學士鮮知經且師道  
之廢墮自前世有宋傑然興起之者至明道景  
祐間海陵胡公先生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  
道皆以所學教授弟子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  
吳興往來郡學常數百輩自是天下之人始知  
尊德而隆師士皆知仁義禮樂之說為足以誠  
身而格物其學問之成為時顯用翊贊治道見  
於嘉祐治平之間者不可槩舉初郡學成先生

乃以三禮儀物點其於古無考而益其未見者  
圖之講堂遵故事也於是人、得窺三代文物  
之懿朝夕對之皆若素習閱歲既久有司不知  
故事至加朽鏝學者痛心焉太守汝南公某以  
左史出奉祠尋領是郡於其始至也見諸生於  
堂上而勞勉之又增飾黌宇被以丹雘而掌學  
閔君某與歸安丞胡君某挾剔故壁得所謂三  
禮儀物繪事故存公命易而新之恍如神明頓  
還舊觀郡之士子周覽太息咸謂公之賜大矣  
學者將因是加習焉異時鳴珮執玉於 朝廷



之上討論故寔裨補教化苟不愧于前人賜豈不大哉公以閱居之請貽書屬某為之記且曰前太守秦公某初有意于是會召去不果今余幸卒成之某于鄉校為老諸生知其事宜悉所不應辭若先生之行義世次歷官見于國史與墓隧之文其與學精識見于著書著書固多其藏于家及士大夫手抄皆秘不出蒐索編次罔有遺遺俾鏤板以行于時則閱君力也閱嗜學若飢渴行已海人以先哲為師不拘時好嘗曰吾先父學于先生敢有二事故于此致志云

興十二年八月丙子郡人劉某記

湖州報恩光孝禪寺新建觀音殿記

吳興報恩光孝禪寺在郡治東北地勢亢爽土木雄勝門序殿舍齋宮宿廬規制井池伽藍莫及蓋陳永定中后家捨宅建焉初曰龍興後曰孝義至唐復為龍興吳越錢氏易為大寧以其女為比丘尼遂為尼宮幾二百年本朝崇寧一年始復為十方禪刹曰崇寧萬壽禪寺後又易崇寧為天寧紹興七年更賜今額恭為固陵荐靈社也舊有觀音大士像住寺西偏兩楹



之間郡人張氏病痿三年一夕夢白衣女子告  
曰若臂不舉耶吾亦若此若能極吾臂吾亦極  
若臂且壽若矣張問所居則曰居天寧西廊聖  
日張輿掖詣寺得大士像如夢所覩瞻仰感涕  
察大士右臂為墜木所傷命工拯之張病隨愈  
自是郡人歸心以疾痛苦厄拯拯者日不下數  
十應感事跡不可疏舉而所處閭陋迨迫不副  
人意今導師居久与其徒慧智募象出財謀建  
別殿奉安妙相而患棟幹之偉求之山林未易  
以日月莫或告之曰近郊曰宝溪者有故侯第

今去弗居盍往圖之慧智亟往則其家已先見  
夢告于其主欣然許焉於是即廊之前左建殿  
屋四楹前為後廊与旁兩廡深明壯麗且妙莊  
嚴蓋前任持經畫累歲而不克成者道俗觀喜  
竦誦讚歎咸若有所依歸久以其事求記于余  
以侈其成余曰我聞觀音大士性相等空無利  
不現身先互涉有感必通於諸象生悲心不捨  
是故身為三十三應同事攝化利益見聞且吾  
之身与子之身一為比丘一為居士俱在三  
十  
二應之内真源寔際視此大士為二為一為同



為別以是思惟大士象生体本圓成無二無別  
以無二無別故隨象生以想所感周徧無遺則  
是大士非但無我而無我亦無我所而子獨以  
像設區宇為所依歸則利益象生為有擇欵久  
曰不然大士身相無邊故無我所而彼信士心  
想嚮慕則有所矣我觀道俗至前攝衣俯偃姪  
香膜拜陳其疾痛苦厄種：希求之狀誠意所  
激汗泚顏間言出肺肝感通夢寐初若一体我  
是以崇其鄉慕之所為之莊嚴以益其信心若  
彼信心一念回光觀色明空入佛知見則知大  
士不起于座周徧十方在：處：無非道場而  
此道場實無所在利益象生亦無受者如吾所  
說為有擇欵為無擇欵如是問荅亦無實義余  
曰是名實義是名大士悲心救物無二無別子  
言似矣是用識之始于某年某月某甲子成于  
某年某月某甲子後若干曰太簡居士劉某記  
并說偈言

我聞大士觀世音 具大功德妙莊嚴  
初後聞中入三昧 聞盡覺空亦滅  
惟有一念悲眾生 三十二應為說法



法施無盡身無邊 周徧十方河沙土  
母陀羅臂如虛空 去何示此疾痛緣  
以象生痛我亦痛 究觀起滅無處所  
偉哉寶殿嚴眸容 清淨均麗光奪目  
惟導師久善方便 謂彼象生心想殊  
要令觀想生實解 入佛知見如指掌  
在、處、皆導場 而此大士實無在  
一、象生蒙利益 亦無受此利益者  
我知信施及見聞 決定同證無上道

湖州石塚村青蓮院記

出城南行五十里少東有村曰石塚其梵刹曰  
青蓮唐大順二年始建乾寧中得額為報恩禪  
院至 國朝治平二年賜今額環水為院四魚  
居隣蓋棲心學道之境初若無路惟輕航短楫  
至焉粥魚齋鼓聞于傍近禺中而食則孤烟突  
起於雲水渺瀰之間望之鬱然余未及造也伺  
諸道傍彼僧院者何如曰院不 至崇大也而  
規制整、精麗明潔為可觀異時垣頽壁敗棘  
宇傾橈左右撐柱更閱歲久覩者悖心如將壓  
焉今院僧慈濟大師齋岳尽撤其故而一新之



盛矣哉余固識岳是妙于籍者耶曰然岳自少習盧華之術通金匱五寶之書以是濟人亦以是養身余嘗賴之一日過余始詰其事岳曰吾受業是院既而遊方累年稍勸而歸視所謂受業之區幾為荒墟惕然初容寢不安席炷香自誓勉勵其術以所得貲財次第建立不敢有一毫之私自吾之發是心也以疾扣門者加象吾潛心以思之則得之疾無重輕賦藥授方輒驗可期以時日又有知吾之有是心者出力而文助之市木于某鄉採石于某山有不受貲而醵

施者自紹興戊午距人十有九年而象工釋用初營三門再歲而辦齋厨次之厨成而二時清象合食堂上僧舍鐘樓觀音丈士殿又次之最後建轉輪寶藏極一時金碧之工燦炬陸離奪人眸子吹螺繫鼓銓鑄於廊廡之下施利日至齋厨之費賴此以給布磚累甍內外前後纖悉備具余怪而向之是何成之易耶岳曰吾志於成矣然成之者非吾也意其有陰相焉何以云然吾術不加於昔也而靈于人若此事既濟矣自今以往不自料吾之術復能靈於其身若



此其易者乎以是知世之懷自利之私求得於人而偶得之以為我能彼不能者妄也余聞其言而寤之岳求記於余、年七十有九病且昏豈復能文既賞其勤且有感于其言而為之書余于世間之見固未能超出也又歎於此警夫後之人可哂也已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丁卯記

茗溪集卷第廿二

茗溪集卷第廿三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記戒諭附  
詔

建章宮記

漢武帝以乾封五年親祠后土於渤海還以栢梁臺災受計甘泉宮方士言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伏之此建章宮之所為作也宮之制度張千門五萬戶張華能為晉武陳之後世莫得聞焉見於史者臺則神明通天樓則井幹闕則銅鳳析風壁門池則太液庭曰高中殿



曰駘蕩曰馭娑曰杓詣闕之高踰二十丈臺與樓之高至五十丈池中又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班固賦云順陰陽而開闔觀東為析瓦西為高中則其名義或然餘可槩見宮室之盛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武帝承文景之後侈心生於富饒鴆毒起於宴安內巡行天下外甘心夷狄開玉門通西域犂犂越雋大宛安息之後連年不已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營千門萬戶之宮以饗四方賓客誇酒池肉林之富陳巴俞都盧漫衍魚龍角觝之戲

以觀視之用度既乏榷鹽稅酒算及舟車民力殫屈盜賊乃起繡衣持斧之使出焉嗚呼征輸之煩力役之苦未有如斯時者矣愚雖欲侈其宮闕壯麗之容而駭歎之有不忍也高帝七年蕭何營未央宮帝怪其過度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于時項氏雖滅黠將劇賊未盡誅鋤乃歆於此就宮室何哉意者搶攘之時勞苦之事民所更習且未知歸怨之所若天下既定乃始為之怨有歸矣自始皇起驪山阿房之



後後世靡於見聞厥或告以茅屋采椽之事且未之信不若極其壯麗以為永久之傳不然異日必有改為之者是不歎以土木奢靡勞民召怨之過遺後人嗚呼何之慮誠深矣僅閱四世而建章作其所以遺後人者果安在乎是故三代受命之君未嘗不以儉德詔天下其後不免有瓊臺瑤室之侈而况以奢靡示之哉使其子孫也賢則露臺百金之費有所不忍如其不然後世復有如武帝者雖處以千門萬戶之宮其心未必厭也如何者蓋深於慮而淺於識故并

論之以為古今鑒云謹記

雲臺功臣記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用麒麟閣故事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示不忘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卓茂以德餘皆以功皆能以功名始終者也甚矣功名之難全也豈惟其全之難抑其全之者為尤難何也高祖一見黥布以為淮南王一見韓信以為上將軍一見彭越以為丞相其後皆連城十數南面稱孤所與高祖清羣盜滅項氏而成帝業者



大抵皆三人之功其英謀偉略非後世所能及  
 及史臣曰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嫌疑之勢  
 既成諛間之禍必至當是時雖欲圖全蓋已晚  
 矣初自負功大志意易驕光武深鑒于此天下始  
 定以三公起卓茂以厚禮聘嚴光異時功臣率  
 不以任職至于封爵錫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  
 特進奉朝請而已嫌疑諛間何從而生非但如  
 此中興之將二十有八其數乃多于高祖創業  
 之時後世無能識其意者以傳考之惟鄧禹寇  
 恂當腹心之任略比蕭張耿弇賈復受爪牙之

之託略比信布而此四人者好學有識故委寄  
 特重其餘僅立一二功或一節可觀無卓越積  
 累之勤可以自負然後知先武多任將帥而分  
 遣之殆不使功高而難制驕肆而禍及其所以  
 保全之實在其始前世之將雖有裂地封王之貴  
 而薙戮隨之雖有高世驚人之略而終為叛逆  
 求為列侯奉朝請以終其身生受恩寵歿有顯  
 榮而又能使後世之君思念之不忘至形繪象  
 如雲臺之臣其可得乎嗚呼功名之難全而全  
 之者為尤難豈不信哉故并論之以為後世之



卷之三  
精抄  
鑒且以見雲臺功臣之榮非得君如光武未易致也謹記

擬戒諭監司按察姦貪之吏詔

朕惟張官置吏本以為民朕為天下父母吏不為民之父母顧所以子惠斯民俾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理則均然而比年以來屈法受賕賊害善良達於聰聞者甚衆豈朕所以設官為民之意哉嗚呼朕之憂民至矣尔部使者宜知之曾不能為朕察害民之吏而恣陳之宜徂習故常安於苟簡弗加之責耶抑收長者之稱買游

士之譽為詭竊進取許也昔岑熙為魏郡太守民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過之夫興民之利而除其害者古之吏也今吾吏乃不能而反為之枳棘蠹賊尔部使者又弗稍禁將誰使伐之且過之歟其自今加察焉害民之吏悉以上聞朕所不貸亦將以是為尔殿最有不然者厥罪惟均朕不敢有佚罰其勉之哉其念之哉

擬戒諭守令勸課農桑詔

朕惟周家之興先王先公致王業之艱難見於



七月之詩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不可逮及之  
事考其旨不過占日星霜雪之候欽授民時以  
作事厚生凡農桑衣食之務致力焉而已然後  
知聖人之化与所以立國者莫大於敦本固官  
六遂之所教皆以稼穡種藝為先而不耕不蠶  
者俾之出征且勸罰其勤惰當是時家給人足  
而頌聲興朕甚慕之粵自臨御以來屢下敦本  
裕民之詔意者郡守縣令最為近民願必能体  
朕之誠出入阡陌躬行勸課使倚市門者轉而  
緣南畝且將廩有餘粟篋有餘帛樂其業而懷

其生于茲久矣而效未之見其無乃急其所緩  
緩其所急忽遠略而求近功竊虛譽而規進取  
弗克以民為意耶其自今勉之尔誠有愛民之  
心則允見於施行者皆勸課之寔不然則委詔  
令掛牆屋為虛文而已也昔齊威王親政召即  
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  
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是子不事吾  
左右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  
之守阿譽言日至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  
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



而齊國震懼不敢飾非嗚呼朕獨不能為成王  
之事哉願告戒不得不預亦惟尔減朕意焉

擬戒諭內外從官舉薦遺才詔

朕惟致治之本莫先得人故自臨御以來虛心  
聽覽側席異聞庶幾魁壘絕特超群邁往之士  
為時而出圖回事功勩相我國家以輯寧尔多  
方于茲既久未有聞焉豈朕之減意有所未盡  
耶將猶介媚忌之後無憂國之夙者或抑厭而  
不揚也其令內外從官採訪山林不求聞達又  
武材能之士具以名聞朕將以礼招聘期于必  
至傳曰上臣事君以人又曰進賢受上賞尔其  
休事君之言朕不敢愛進賢之賞無使君臣之  
間有愧古人則予汝嘉



茗溪集卷第二十四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

銘 贊 偈 序

湖州德清縣慈相院新鐘銘 鑄鐘 疏附

吳興德清縣僧廬曰慈相居縣治之北巖壑低昂之間號為勝刹冶鉄為鐘有年聲矣器小聲細不足為是邑朝昏之做院僧用琳始欲改作而武康信士間人譽施錢三十萬以為勸率範銅一百三十三鈞三分鈞之一求募辛苦範成而琳止道俗愍焉越再歲長老僧道戎與其儔

甲申中秋日按





道殊本立懷仁行輝惜功用之中廢悼前作之  
孔艱合力經營散募邑衆凡用錢四百萬始克  
周備匠胡姓元美其名者妙得于心知名江浙  
以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丁巳一冶而就隨叩響  
發鏗鉤雄渾溢于四境觀者疊足巷無居人咸  
謂宜有款識以詔來者屬同郡太簡居士劉一  
止為之銘銘曰 我佛如來方便微妙考鐘弗  
先謂失樞要惟昔祇園具存典則大士圓通多  
從聞入聲徹幽途咸息苦趣問何以然罪性定  
故佳哉妙工一冶而就出以機軸鏗鉤隨叩我  
願聞者了自聞、聲念相發于彼朝昏六用既  
泯返流得源是聞與聲俱滿大千吁此寶器作  
鎮山邑期億萬年與 宋无極

鑄鐘疏

黑業現前冥塗長夜衆生自息罪性乃空惟鐘  
聲之遠聞發耳根之深省豈獨脫苦趣于沉淪  
幽暗之城抑將回淨念于醉夢顛倒之中此是  
藏教苦口叮嚀只要檀那甘心布施共成茲事  
幸勿失時

德清乾元寺重修齋廚疏



千歲寶藍枕山臨水二時清衆洗鉢同堂上方  
之香積不來禪悅之珍羞難飽欲使食輪之先  
轉豈容庖舍之弗嚴恐有本分衲僧不曾嚼破  
一粒米便是古德叢席也要坐處三條檐惟大  
檀那與人安樂

募財重修孔侯廟疏

山翠攢叢鶯屢鳴而表瑞溪流衍迤龜左頤以  
懷恩寧唯前代之美談茲乃一方之勝事惟新  
進之家鼎盛而故侯之廟獨墮棟宇前歎日星  
下徹矧豐年之荐至豈陰祐之敢忘毋事多言  
共興此役

飛英寺緣化修塔疏

溪城萬室錯居洲渚之間寧堵一峯高出水雲  
之上號稱文筆又頻鎮山豈惟增氣概之崢嶸  
實大係士民之休戚詎意百年之勝橫罹半夕  
之災所冀檀那深詳利益阿育王之願力默運  
心中多寶佛之神通悉由筆下作興此事今正  
是時

姜山靜凝院鉄磬老師通公真贊

堂、律師了無上乘律彼後生約束如繩我疑



叶師笑而嘻曰我無心法何所依以無心故  
說持說祀以無法故橫豎鉤貫我知是師說本  
無說身心了然片雲孤月姜山嵯峨宛在世外  
訪師遺蹤惟鉄磬在片雲出山孤月麗天鉄磬  
不鳴聲滿大千

自作真贊

枯木寒岩形影相依祿食而臞孰與趣肥四十  
九年我知其非已往不諫來者庶幾

又自贊

居閑無所樂從仕無所愧忽作此兩言自省過  
去事害性多矣晚乃安苦心至矣晚乃甘咄我  
無初終得喪兮又何乘除於其間

黃州道衣贊

吳人緝黃州若麻苧貧且賤者服之間居士  
始用作道衣并為之贊云 何州不黃誰其紡  
績持以舊人得不償力居士少賤組麗是飾力  
貧作奢終愧于色居士老愚山澤放逸下澤有  
車登山着屐被此州衣相羊自適倦鵠依林野  
麋臥石維此州黃不失土職不以本然隨彼染  
習戒哉居士服之無斃餘年幾何以永厥德



任公子言其先君奉觀音大士有感供  
果不枯而長大簡居士劉某戲作此偈  
無根柢而生不雨露而澤是事云何誠意感格  
當知世間明暗空色種種形相從心地植我問  
公子承誰思力若箇是空若箇是色公子不言  
一笑而答

言箴

余惟不言人或以我為簡余惟多言則懼取謗  
而招譏嗚呼其危哉余將處夫言與不言之間  
曰加思而已

動箴

輕動易舉事或失所利害在人怨汝詈汝擇焉  
而動、不失職君子是怙小人是疾則將奚處  
曰勿恤

勸發大菩提心廣博莊嚴供養會總錄  
序

蕭閑老人周嘉永往在政和間兩募道俗于錢  
塘南山淨慈禪寺建發大菩提心廣博莊嚴供  
養勝會自置勸發心文及啟白疏語詞旨周盡  
懇到悲切意者以衆生皆覺合塵攀緣善惡流



轉生死為可哀怨于菩提中雖或今生見聞隨喜中又畔違如隔日瘡以其未嘗知發天心與境爭力強者奪中又畔違無足怪者故為此勝會中人下成佛作祖種子嗚呼偉哉時釣臺先生諫議江公實為之記又為智炬白語精深奧妙閱肆演述讀其文知其致力于此事非一日矣嘉仲以前後矩範及製文與釣臺之作合為一序屬余為之序余觀世間未有不由發心而能有所建立非特佛氏之言也所謂大心者概而言之曰出世間心曰堅固心曰決定心以

出世間心而行世間事且輔之以堅決則處成敗利害死生禍福之間初若無物當行則行當止則止視身世如浮雲視死生如晝夜視軒冕富貴如棄涕唾如其不然則顏子不能居陋巷而樂仲尼不能不畏匡而不憂夷齊不能重節義而死子房不能辭功名而去商山翁不能傲富貴而不來而况以出世間心而行出世間法者乎雖然是心豈有殊哉所謂出世間抑非兩法也釣臺先生以清節直道仕于朝論議之偉士大夫能誦之而蕭閑老人者年踰耳順官不



過下大夫職不越州縣纍然坐環堵面有孺子之色而辛苦作佛事心存救佛其事為可哀故余論人必察其用心而不敢以窮達為重輕余既嘆蕭閔之勤而又喜鈞臺之文為足以增重于斯事故并叙之紹興十三年四月乙酉吳興劉某序

錢氏箕裘集序

右錢氏箕裘序集武肅王之六世孫名悅字稷臣者之所作也武肅以兵拒巢賊討劉漢宏誅董昌盡有吳越之地尊奉上國四傳至忠懿王

武肅躬蹈忠孝又以訓子孫而忠懿奉承唯謹方

太祖皇帝之下江南也忠懿提兵取常潤已而來朝京師

太祖慰勞甚厚

太宗登極卒以國入覲而吳越之民幾二百年不識兵革其陰德之茂在人膺肺腑至于今未忘也士大夫喜道其事而傳聞異詞或不審諦故稷臣類其祖宗建立傳序次第與家世榮遇人才瑰傑有間于時者若干人以為此集將附



之家譜屬余序其後余嘗觀自昔門第之盛席  
勳舊姻戚世公世卿寵遇赫奕不為不多碩獨  
以恩澤聞而人才輩表儀縉紳如錢氏者未見  
其比豈其世德所鍾與他異歟異時位孤棘秉  
旄鉞者余益識其一二即之退然如寡人子論  
道古今考質疑義以自樂于名教其意豈肯與  
恩澤侯比其有挾策覓舉與寒士較得失率攻  
苦食淡淬礪事業使余愛嘆之不已也況前輩  
碩儒所謂一門三學士三四世賢良其政績行  
義超詣卓越余之所竝慕願見而不及者哉以  
是人物門第事不兩全錢氏既兼得之又何多  
耶如其不然雖金張之盛七葉珥貂亦無取云  
稷臣在宗族中為最不遇者客居異縣纍然坐  
空廬讀古書行古道面有藜藿之色益余寂寞  
之友也紹興十七年十一月辛卯吳興劉一止  
序

慧和尚四會語錄集

師諱居慧吳興人俗姓吳早歲習天台教已而  
更服入叢林從甘露長靈卓公得道尋出世為  
人閱四名刹曰天聖曰靈石山崇因曰何山宣



化曰道場山護國既示寂門人道樞集四會演  
暢語句成編俾信士刊行散施開悟後學屬余  
序之余嘗謂釋迦之親付飲光單傳心印不立  
文字謂之教外別傳是不容聲矣然從上祖師  
一時言句流傳世間亦既甚多為有言耶為無  
言耶世尊良久外道得入既不在言語有無之  
間亦不離言語有無之間或因此有得為則知  
從上祖師與師之心一也師住道場最久學徒  
四集觀其為人處頃困倒廩無所蓋藏老婆心  
切于是為至古德云盡大地是解脫門把手拽  
不入師意直欲出一隻手一時拽入耶余恐得  
入者并門失之是乃師之意也欽紹興二十七  
年二月十日太簡老人劉某序

卷第二十四終



茗溪集卷第二十五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疏語

祈晴疏語

瀕海之郊水之滯積雨暘涉旬反覆旱溢乃春  
甲子連雨不止民之望秋曰于茲始春澤既多  
其後則愆消息卷舒其理必然惟神相民憐此  
過計無使僭忒以訖嘉惠

環湖作郡繚郭為田當三農舉趾之時抱百日  
連陰之雨碩斯民為可哀懇惟大士是真依歸



爰啟淨筵仰延瑞象廓山川之氛翳還日月之  
清明庶幾佛慈不違民願

自冬徂春繼雪以雨實淋漓而未已惟墊澇之  
是虞安能致力于人為唯有投誠于天造願收  
陰慘覆以春溫民將有事于農吏亦獲逃其責  
庶彈薄效仰報鴻恩

運在木饑既爽一年之蓄候當陰肅更經三月  
之霖耕夫共苦于沾寒穡事尚幾于薄少願廓  
山川之翳俾終場圃之功

兩三日曰霖過則非福雪盈尺作瑞甚則為災  
婦子有號寒之聲衣褐無卒歲之具惟民可憫  
願帝霽威秋稼方穗我田既臧茲惟上帝之降  
康寧使成功之或爽風雲驅掃願即霽威種稔  
後先俾悉臻于堅好

積潦十旬方拜時暘之賜疏苗千隴又懷垂槁  
之憂雖屢瀆以知慙念歸誠之有素慈雲廣覆  
願舒不盡之陰法雨滂流更借無邊之潤

謝晴

雨淫不止民懷墊澇之憂農事小愆吏受怨咨  
之責忱辭潛達嘉應已彰仰惟神靈近若響應



念天地之大施雖曰難名效螻蟻之小勤庶云  
知報

常寒為沴積潦是虞祇歎淨延用伸微悃隨緣  
赴感若影響之于形聲反兩為暘蓋威神之所  
變化吏敢忘報民實知歸尚期无礙之慈終此  
有年之賜

暑雨祁寒念群情之多怨金穰水毀諒歲事之  
可回職在近民責則歸己方冀忱辭之上達敢  
圖哲鑒之下臨莫報鴻慈誓堅精意

曩者積陰于茲再瀆唯大士具慈悲力度衆生  
以方便門僅同指頌之間忽若形聲之感莫伸  
微報徒激怒懦衷

淫雨不止穡事少愆念小民寒暑之怨咨實司  
其責惟大士神靈所變化何有于難雨露微忱  
遽恩嘉惠仰戴生成之德敢忘報事之私  
迺者有淫潦之憂祇告群祀神用頌答如響惟  
神惠民更則知德其何敢不拜

祈雨

故歲不登新田未墾曾無寸澤坐閱上春仰天  
地之垂慈有風雲之赴感國無六年之蓄曰急



矧今民之方飢雨自三日以往為霖願濟時而  
僅足不覺其不足郡號瀕海壤地寔腴而陂澤無儲蓄之利雨暘  
過差民悉以告于吏。特牲酒禱群祀否則束手無他力也今境內不雨僅閱兩旬河流日損  
舟楫告病農懷隱憂吏已莫知所出惟神食此  
民久矣曲折之狀宜知之詳其終惠之敢固以  
請焉

### 謝雨

以心為心不奪衆生之志願曰雨而雨了知大  
士之威神民用交欣吏慙莫報尚冀覺慈之无  
礙終令歲事之有成

曩者有旱暵之憂祇告于神應期而雨越二日  
復霽如初懼吏不知謝不克終受神貺嗚呼田  
壟坼矣禾不得滋以穗也井洫竭矣民不得酌  
以溉也神其忍聞之乎涓辰往拜以謝以請

### 祈雪

郡境自秋閱冬甘澤甚愆河流告涸麥田龜坼  
民俱疫癘歲行盡矣雪當應期是用祇見群祀  
嗚呼非惟民寔依神亦惟民之休其庶幾發盈



尺之祥沛優渥之德惟吏與民敢不知謝  
十旬旱魃方疫癘之是虞一夕同雲識豐穰之  
有兆惟此及民之實何殊雨粟之功益知大士  
之普慈曲赴衆生之微感已拜先春之賜尚須  
盈尺之期

謝雪

海邦千里念甘澤之久愆 帝闕九門翼飛章  
之上達仰瀆益高之聽自忘不測之誅豈意洪  
慈俯垂嘉應同雲驟合已沾濡槁之恩尺瑞可  
期願卒有年之慶 卷二十五終

茗溪集卷第二十六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祝文 疏語

春祭諸廟祝文

季春謹時春物既陽日值大火戴勝降桑農夫  
力田婦服懿筐神既以時適茲雨暘守土為民  
敢替厥常予以告虔牲肥酒香

秋祭諸廟祝文

惟時仲秋百物順成秀且實稼實離、黍稷疑  
疑將獲積雨賜小愆民則怨咨吏當責及其成



功更亦何有繫神德春秋祈報著于禮典守土職神其鑿茲終惠我民毋爽忒自今以往醴酒魚羔燕此佚豈此我民神亦庶幾有飲食

冬祀赦祭諸廟祝文

展采崇壇秉圭奠璧風雲奔走各以其職皇帝曰嘻惟時幽明交相厥事同我慶成昭天漏泉沛澤均被肆命有邦稱秩羣祀天子萬年宣室受釐亦惟爾神永有依歸

赦祭諸廟文

皇帝以正陽之月復正大位肆赦多方稱秩群祀守土臣用祗被以告嗚呼天惟祚宗若周邦卜世卜年以永無斁惟神各率乃職永奠方隅弭難消兵毋有不庭為君民憂則神永有主民有報事尚勉哉

皇帝登極赦祭諸廟文

皇帝總師靖難勤勞王家功大德備念歷數之有在審謳歌之歸已迺于五月朔旦登受大寶天地交感日月揚光赦令既頒澤及幽顯遠近臣吏下逮元黎扶老携幼手足蹈舞或至感泣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豈惟臣民神亦永有



依歸各率乃職用勵相我國家其毋忘

車駕巡幸祭山川文

皇帝南巡諸侯寵綏吳越寬政毀閔薄歛已責  
德意甚厚于是命有司走羣望循故事也惟山  
川之靈各率乃職用先後奔走勵相我王家安  
安爾封疆則爾神亦有寵光

誕皇子赦祭諸廟文

皇帝昭承丕緒卜年以永九廟儲休是生元嗣  
配天其澤敷錫萬方肆命守臣稱秩羣祀用祇  
被以告

越州修城祭廟文

郡介居江湖之間環水為城山潦暴集衝墊圯  
剝閱日滋久襟袍虧踈無所蔽障其承乏帥事  
甫見吏民間所先務則曰无誠何以保民慮事  
量功所不敢後凡板幹畚築之土具物遠近之  
程分授有司涓日朔始惟神其相茲後使工不  
病勞期不愆素以迄有成惟神之休敢不知謝

重修告成觀奉安聖像祝香文

伏以會稽鎮山陽明洞府昔開遽館上奉高真  
既圮剝而弗圖懼欽崇之靡稱是用新絳闕通



明之殿嚴紫清粹穆之容爰擇吉辰具陳妙供  
臣有愚悃仰冀降衷兩宮蒙塵念絕幕之既久  
嗣聖即政曾奠枕之未遑外虞猶夏之遠夷內  
有弄兵之羣寇非穹蒼之悔禍豈人力之能謀  
伏願眷我家邦錫時祉福回鑿並駕見二聖之  
重欽弭難消兵衍一人之有慶

代太守謁廟文

某服天子命以有民社維日乙巳臨視印章越  
三日丁未用祗見于羣祀惟是愚暗拙疎無補  
事功以為大懼仰惟先聖先師實寵臨靈之俾  
安厥職某亦不敢忘所學

祭勾芒文

故事立春出土牛耕以示耕之早晚惟帝布令  
神實相之尚左右民俾為善歲

儺祭文 太陰神

刺史銜天子命有民社將壽民無妖凶惟時季  
冬日歷虛危陽鬱未伸強陰負時百鬼憑依幸  
時不虞躁戾陰肆跳踉上下虛氣為疹使人寒  
燠求食嘔泄不知愧恥刺史不得不為民憂是  
用考稽典禮索室驅役旁磔于四門之外擊戈



揚旌迫逐以出屏之遐陬惟神卒相此民其毋  
惠茲刺史將究聖天子涵養吹噓與物為春之  
德

天寧節祝 上皇回鑾疏語

朔漠飛沙遠想鳴鑾之節首冬在候俯臨誕聖  
之朝惟是舊臣敢忘善頌

太上道君皇帝伏願明神薦祉鄰敵草心佇龍  
旂早晚之還副蘭殿晨昏之慕

胡地風霜念屬車之遠狩漢家歷數當 嗣聖  
之中興緬懷孝養之勤爰慶誕彌之禱

道君皇帝伏願壽隆箕翼福固山河慶萬里之  
遄歸儼百靈之森衛

歲星屢易尚勤絕域之遊誕節甫臨益動故臣  
之感惟時中外咸罄禱祈

道君皇帝伏願壽與天齊福侔川至儼百靈之  
警衛慶萬里之遄歸

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大祥就法慧寺

脩水陸道場并齋僧疏語

仙游已邈永違率土之瞻依祥祭甫臨難抑舊  
臣之悲慕有嚴法會祇誦秘文用自竭于丹誠



庶稍資于冥祐

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伏願圓成妙果超證上乘  
至彼帝鄉居先王之左右永茲世祚燕後嗣之  
子孫

天申節祝 聖疏語

九廟儲休三靈錫羨萬生上聖用啟中興占誕  
彌厥月之祥罄於萬斯年之祝

皇帝陛下伏願乾坤共久箕翼比隆上恬下熙  
燕周家之禮樂東漸西被奠禹貢之山川  
宗廟儲休克相續承之始神人交慶屬當震肅

之辰爰假妙因仰伸善頌

皇帝陛下伏願丕承帝眷誕保皇圖率土底寧  
歸謳歌于四裔後先難老卜歷數于萬年

天祚宗德將底于中興福孕宗祊篤生于上聖  
采天保六章之義罄華封三祝之勤

皇帝陛下伏願等固山河比隆箕翼乃文乃武  
益光茲受之丕基得壽得名克續无疆之大歷

卷第二十六終



茗溪集卷第二十七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請疏 題跋

請承天文長老疏

道人分上隨處縱橫佛事門中臨時顯設而況  
 開千年之祖席新一日之叢林須是作家承當  
 此事長老文公天童嫡嗣黃龍諸孫久為道族  
 之宗師端是人天之眼目機鋒電掣棒喝風生  
 惟承天道場蓋會稽名剎百丈之規繩久壞瀉  
 山之警策無聞近自琳宮復歸蘭若尺天寸地



共知道化同流萬壑千岩請向要津坐斷當仁  
勿避正令須行

請天章長老再入疏

在、處、皆是道場刹、塵、無非佛土而況  
風烟絕景岩壑故栖脩竹茂林有東晉羣賢之  
勝琅函鈿軸藏西清列聖之華章惟此住持不  
同眇小長老某人機鋒獨出福慧雙行雲門宗  
支密傳心印蘭亭世襲自立家風此時無異彼  
時已住不妨再住直須化出善財彈指之閣再  
安維摩方丈之居是為末後神通念作當來利

益食言所屬仁者何辭

請天寧覺長老疏

越絕城中宮如化出窳堵波下峯是飛來鐘鼓  
四間烟雲環供堪作人天眼目方可住持正當  
時節因緣不容放過長老覺公宗門先覺古佛  
後身示不二于默然擲大千于方外全潮不露  
孤月現前雖云自己家風要是為人邊事臨時  
顯設在處神通無舉足下足之殊何彼方此方  
之擇再試金剛寶劍拈出古廟香爐尺地寸天  
同歸指掌千岩萬壑此是要津已屬當仁不妨



坐斷

請天台教院開闡黎疏

一心三觀蓋從空假中求萬論千經不離言說  
邊事兼融此義須假通人闡黎開公威德嚴身  
清真拔俗游戲三昧以筆力為神通和會兩家  
用儒書作佛事唯天台淨刹據越絕要津自利  
利他正要屢中之隱無說之法始名教外之傳  
僉曰當仁毋勞固避

請圓通教院如闡黎疏

碩略真機覺悟止由一宿縱橫妙旨談說至于  
九旬有覺非真多談亦妙欲好了此間勝義直  
須本分導師闡黎如公道學邃深辨才通敏支  
遁之善標宗會雅蒙謝傳之知道安之略徧群  
書宜得習公之譽別圓通之故刹號靈感之道  
場人于大士有緣食是諸天打供苟非宿望難  
服衆心舉步而識象王茲為取法探穴而得虎  
子誰敢爭行要恢東越之宗風無愧靈山之衆  
聽

請天長知觀蕭法師疏

鑑湖一曲琳館百楹艸木葱龍烟霞清潤賦詩



載酒跋翰林外監之蹤騎氣御風有安期羨門  
之侶惟是勝士乃堪此居知觀法師挺拔俗之  
孤標束束栖真之素志丹經石鉢曾遇異人金母  
木公為傳真誥主張道紀領袖羽流庶幾惠然  
肯來為成此段奇事

請龍瑞知宮棲法師疏

會稽鎮山陽明洞府齋宮宏啟羽帔四臻必得  
名流為扶道紀知宮法師神棲物表心拜帝闕  
請三洞之秘言受七真之妙法法飛符嘔酒未忘  
救物之誠探術茹芝便作住山之計僉言所屬

仁者何辭

龍宮瑞開堂疏

太上妙道體合自然三洞靈文言無韻麗欲開  
此秘必得其人知宮法師慕箕顓之高風有孫  
許之勝韻岩棲穴處不妨風馭之從游心拜默  
朝自覺帝闕之咫尺來從東秀坐鎮陽明傾耳  
藥書洗心萍衆祝君王之萬壽贊寶祚之中興

題褚氏印施金光明經後

會稽褚邦直印施大乘金光明經薦二嚴親用  
報因極屬余題其後每得書問無恙外未嘗不



以為言余謂孝子之于親無所不用其至以為親之德不可報者終于不報而已若曰必報在一念頃蓋已周徧十方于光明會上菩薩諸物如一親至其前承事供養無空過者而況此經一卷一偈一字一義了然在目其為莊嚴亦豈有量乎余之言無能加損也紹興三年十二月戊申吳興劉某題

跋李尚書贈政上人三詩

政上人携尚書隴西公送行三詩見示將刻之石俾余跋其後隴西公胷中如水鑑所見物不能以情遁師既經題品矣黃龍三闕不足透也紹興五年三月日吳興劉某題

題章致平丐父內徒表後

故禮部章公刺血上疏丐父內徒懇到深切詞氣兩盡既上半歲而得請家人子弟鮮有知其事者後四十年而公之真蹟乃存于一時故相之家公之次子今上饒使君寔得之嗚呼豈偶然也哉使君不鄙見謂且使跋卷軸後某伏讀數過且喜且悲之悲公誠孝之寔久湮而未耀喜公之有子能致之于流落艱難之中俾公之



行義略見于此書而世襲之美抑他日又有大  
焉者也紹興十四年六月某日吳興劉某記

跋司業許公墓帖後

司業許公在太學時某為諸生寔相先後因獲  
從師德游公行義文學一時宗師非但鄉里後  
進如某者知敬慕而已逮今踰五十年前輩軌  
迹既不可追師德又下世而得此卷軸于師德  
之令子展讀感嘆謹識其後

跋孫求仁運屬夢記石刻後

求仁三歲而孤又二歲喪所恃寄養外家世家  
間可悲愍者無越于此當是時人其謂我能自  
奮身大其家風種學積文為多縉紳光賁泉壤  
如今日之懿乎成否有命雖求仁亦不敢自必  
抑其先德有以相符見于夢寐殆誠孝所感發  
云紹興二十九年六月辛丑吳興劉某書

跋南宮唱和詩後

太僕公最先得詩名後來宗英皆莫及計與東  
坡先生同官時距今七十年中間某居太學不  
敢以姓名累典謁晚<sub>也</sub>得卷軸于公之曾孫師  
醇某年已八十矣追前輩事三嘆而歸之紹興



丁丑八月上澣吳興劉某記

跋莫用之書藏經

同郡莫用之未老而請老好閑而得閑予甚喜  
之久不得面一日持所書釋氏藏典曰寶積華  
嚴涅槃經及大智度論等類累四百五十餘卷  
通為四十八函見示以薦其親又于報本禪院  
創脩輪藏以貯此經累歲而後辦嗚呼亦良苦  
矣予真為之喜三嘆而歸之曰用之于今志願  
已畢真得閑矣真得老矣紹興二十九年七月  
丙戌劉太簡書

題費校書被召書命軸後

毗陵費懿恭校書之子錯為歸安丞一日過余  
出其先君同陳去非大叅張彥寔舍人召對書  
命于今三十年三君子皆一時名士之畏服  
者也其後陳張二公位通顯懿恭僅居三館已  
而歸隱錫山再召不起蓋其志也世人以進退  
論得失余以為士各有志亦有命焉苟遂其志  
均為得也何失之有獨喜懿恭有子能世其家  
若相乘除云紹興三十年正月庚子吳興劉行  
簡書



卷第二十七終

昔山真神刺美... 今古... 卷第二十七終

苕溪集卷二十八

宗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啟狀 致語

谷高麗先狀

伏承茂膺朝選入覲天津效梯山航海之勤有  
就日瞻雲之喜郊坰迎勞行脩授館之儀戕翰  
翰情有愧執謙之厚眷言欣悚罔既敷陳  
伏承溯鯨波而修貢趨鳳闕以觀光亦既勤勞  
有嘉忠恪行長班荆之勞遽蒙枉牘之私感愧  
惟深名言罔既



謝土物狀

貢篚星陳方謹多儀之享餘珍波及不圖私好  
之隆靖言此心惟德其物感銘滋厚敷叙美殫  
華旌暫弭或覩於清規方物載陳更煩於私餽  
輸情良厚永好敢忘愧佩之誠名言罔既

回旦望啟

季秋謹時肅霜在候恭惟某官遠修方貢備著  
賢勞宜神物之陰扶擁福祉以來集未遑修慶  
先辱枉緘感愧之私名言靡究  
升當建戎節謹授衣恭惟某官奉上惟忠宅心  
以道宜百神之交相茂多福以來綏增修慶之  
未遑遽貽書之猥及眷言感愧罔既敷宣

回高麗使先狀

伏審抗旌修貢將覲于日邊飛鷁候途已臨于  
浙右行展郊坰之勞仍瞻厚原隰之華修闕未  
遑占書猥及眷言感愧罔既敷陳

伏承泛雲海之浩茫欣茲入覲想天津之壯麗  
行矣觀光辱函牘之過勤如舟師之在望即諧  
瞻晤良極欣愉

謝高麗使副土物狀



稱贊鼎來僅展行觴之勞輸情良厚更分首筮  
之餘既用拜嘉敢忘佩德  
畫鷁經行幸清規之獲展殊珍問遺豈私好之  
敢期仰披牋牘之勤抑認情文之盡遂巡拜祝  
欣愧交懷

荅贈物狀

竊以適程子之歡心贈之束帛酬季札之嘉惠  
獻以紵衣輒陳薄儀用荅厚意有少土物具在  
別牋

竊以惠好猥加感深贈帶物儀甚陋愧匪報瑤  
有少土毛具在別紙

回使赴不副特排宴狀

授館云初瞻風是幸我有旨酒異陪揮麈之歡  
客歌驪駒莫遂攀轅之願枉華牋而敦喻佩謙  
德之彌光感愧惟深敷宣罔既

飾廚傳以稱客蓋列辟之常儀銜杯酒以接歡  
寔鄙人之私願遽蒙誨諭仰認勤誠諒溫詔之  
趣行及需雲而稱壽挽留莫遂悵快何勝

代貢土物狀

侯邦歲聘既遵典禮之常



天子時巡爰襲

祖宗之舊辱在守土敢廢多儀前件物三壤所  
宜九賦攸出異備充庭之實用伸向日之誠

代會高麗國信樂語

鳳檢十行往賁三韓之國鯨波萬里少勞一聳  
之航恭惟國信某官驚代人豪性天賢業處漢  
庭諸公之右受上聖非常之知眷彼遐方夙殫  
臣節肆奉光華之命往宣問勞之恩念將聳異  
域之榮觀願必極中朝之妙選二三子莫出孰  
為安魯之謀第一人肯來自足增唐之氣而况

問文成之安否傳白傳之篇章雖曰賢勞寔資  
重望伏平生之忠信席大國之威靈涉雲海之  
浩茫望神山之咫尺一何壯也不亦快哉知府  
某官喜接行舫宏開雅宴碩盡舉觴之禮少延  
揮麈之歡某不揣荒蕪上獻口號

聞說新臺入夜觀文星今合照三韓頗知禮樂  
尊周室更遣威儀識漢官海若驅龍迎瑞節飛  
廉隨鷁借輕翰歸來玉殿承新渥準擬黃麻仔  
細看

代送京師西運使樂語



華旌耀日莫留使者之登車綺席臨流遽見主  
人之送客矧茲舊部仍是故鄉願桃李之在人  
甚多豈楊柳之攀條無贈恭惟某官圭璋瑞器  
嶽瀆英姿曩鷹宸扆之簡求出總東南之大計  
規摹宏遠聲寔著聞得請真祠久遂優賢之樂  
觀風近甸更欣將命之榮共知行旆之西飛正  
是鋒車之便路佇叅密命入踐禁廷知府某官  
久奉勝遊曲敦雅好繁絃九奏重增南浦之傷  
別酒一樽願盡陽關之唱某等叨居樂部獲侍  
台墀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願盡離筵三百杯星軺西去幾時迴銅駝柳外  
飛花節金谷花邊望使臺富國倉箱歸善計濟  
川舟楫賴宏才公行勿亟朝天路 帝有甘泉  
密詔來

代會使相上冢回致語

牙璋前導嶺里開之榮觀綵纜徐牽指日邊之  
歸路縉紳共仰出處兼榮恭惟某官霖雨聖時  
股肱國體紹復先王之宏業鋪張對天之宏休  
鷺省倦遊楓宸予告都門供帳寧論疎傳之歸  
鄉宮錦賜袍特寵元忠之拜掃方將體望本朝



之意猶鄭公上冢之還促舟楫以戒途擁節旋  
而就第入提鈞衡之重永綏槐鼎之榮知府某  
官喜接台光宏開雅宴願盡舉觴之禮少延揮  
麈之歡某等不揆荒蕪上獻口號

勲高一品重朝班暫擁旌幢耀里閭疎傳莫誇  
供帳寵魏公今賜錦袍還畫船即赴青門召甲  
第休營綠野閑直待汾陽書考滿始應几杖傲  
湖山

代秀守請交代致語

樓船飛下暫違北闕之星瑞節初臨增煥南洲  
之景歡聲在路和氣生春恭惟知府某官川嶽  
英姿瑤璋瑞質繡衣持斧荐更使駟之光華錦  
帳握蘭夙著丹墀之間望謂持荷之不遠姑剖  
所以均勞特借經行少勞坐鎮一方濡檣共知  
甘雨之隨車千里噓枯已覺仁風之在扇知府  
某官亦甫迎旌旆喜接輝光情深契濶之私義重  
交承之契願盡舉觴之禮少延揮之歡某等不  
揆荒蕪上獻口號

樓船疊鼓破烟輕欣見兒童竹馬迎錦帳握蘭  
更寵春繡衣持斧茂威聲共知甘雨隨車到已



覺仁風逐扇行自是玉皇香案吏肯容蕭散寄  
江城

聖節勾隊

雲霄在望遙瞻北極之尊劍佩相摩共慶南山  
之祝宜命編躔之侶少資和樂之容緩引笙簧  
舞童入隊

問隊

命侶嘯傳有偏若鷺鴻之態整衣搖佩豈暮為  
行雨之人來迓台階盍言爾志

放隊

回雪輕盈既呈于楚舞雲行流轉宜返于巫陽  
再拜台階相將好去

女童隊心致語

某聞里社開祥當良月先春之候華封獻祝卜  
後天難老之期並舞簪裳遙瞻魏闕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元后博大真人已昭極治之功  
宜享無疆之歷廣成子千二百歲未足誇多天  
皇氏萬八千年于茲為盛卿雲紛郁化日舒長  
共殫祝聖之勤均錫在公之酒星陳樽俎鼎沸  
金絲某等獲侍台階欣逢盛會願綴容于六佾



庶共樂于千齡未敢自專伏候台旨

代請越師致語

師道取徒共知元帥之行父老出郊爭覩故侯  
之至可無樽俎少駐旌麾恭惟某官節厲冰霜  
量涵江海臨難得仁者之勇接人皆有德之言  
更惠愛于六州歷光華于五閩惟茲舊治寔被  
恩孤城獨存賴魯公忠義之力雅俗未改服劉  
寬孝弟之規故應清夢之餘尚記甘棠之舊當  
年追餞見攀轅臥轍之悲今日徑行有分閩建  
牙之喜某官甫迎舟艦欣望光塵十乘啟行難

留于去傳一觴為壽少盡于羣情云々

樓船十里駐郊垞父老扶携夾道迎臥轍攀轅  
仍結憲建牙分閩喜徑行尊前歌舞皆親按眼  
界風烟特明地要看山公歸倒載莫辭芳醕細  
深傾

卷第二十八終



茗溪集卷第二十九

青詞

祭文

還醮

留于

留于

茗溪集卷第二十九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青詞 祭文

還醮

臣伏以天聽甚高難窺盼蠻誠心惟近可貫幽  
 明頌危懼之已陳仗飛章之上達伏念臣稟生  
 么麼涉世謬悠犯難滋多歷官既久曾滿盈之  
 不戒固顛躓之是虞一自墜傷七經旬浹楚痛  
 小減步履尚艱昨叩鴻慈仰承真誥謂飲食之  
 貽咎致疾病之在身自省垂疎復深悔懼尚祈



蒙覆曲賜洗滌愚衷倘格于聖衷葯力必資于  
道力庶殘骸之復舊當盡室以知恩乾施坤厚  
念覆育之難名螻蟻命輕亦兢慙而知謝敢殫  
誠悃上叩真慈伏念臣賦性顛愚稟生孱劣由  
寒暑之不戒致疾疢之交攻忘已甚微仰天求  
裕陰賴神靈之相益微葯石之功雖報化之弗  
虔豈斯言之敢食尚祈哀愍曲遂生成

焚黃祭文

某不肖承先人緒業游學覓舉垂三十載名入  
上于春官再賓興于鄉里年踰強仕始竊一第

三釜之祿不逮親存心自悼念罪通于天又十  
一年通籍于朝得官御史會天子明堂禮成  
賚及顯贈先人之官于從八品寔為初典先妣  
曰太安人超初贈一等某屬有官守不獲躬展  
墓下謹遣長孫忞奉綸綍以告嗚呼漏泉之澤  
雖曰有光陟岵之思惟知罔極仰祈不昧服此  
上恩

祭江子我郎中文

嗚呼子我行如古人而不有合于今志如古人  
而不克行于時嫉邪佞其如讐欲粹辱而鞭笞



懷胸中之不平用申吐于其詩自仕言之以處  
士起為望郎固非終否自公言之感以為不遇  
耳仕且隱益次山之聾牙漫浪而太白之歷落  
嶽嶽僕始識公嚴灘之湄接詩酒于逡巡陪杖  
履以遨嬉曾一別之幾何乃生死之乖睽雖無  
斗酒隻雞之約車過而不下則何以寫吾心之  
悲一觴之微匪以為重亦庶幾澆公之礫磈也  
公其尚聞之乎尚享

祭方時敏學士文

天之畀人在厥初生迹其初生則有順逆順者  
以喜逆者以怒幸与不幸繫其所遭賢才富貴  
無德阨窮遭其喜也怒其反是君子幸其喜而  
順而順者常少小人幸其怒而逆而逆者常多  
盖天之少喜多怒抑若人之情歟嗚呼時敏才  
大意廣識高理明文足起當世之陋學足訂百  
氏之惑抵掌雄辨前無古人其與人交一語道  
合握手論心困倒廩傾金石之堅莫能移之非  
吾臭味鉅公長者有弗頌也嗚呼知吾時敏盖  
莫如僕謂羽儀朝廷金玉王度書發其蘊藉措  
之事業仕宦浸久失其所途私心怪之然終不



以吾時敏為不遇也意將有待嗚呼哀哉今則  
死矣吾望絕矣且天之生人也為有意耶為獨  
然耶深維其故不在于今在其初生逢天之怒  
不逢其喜蓋吾之說信也如其不然天之于人  
顛倒迷謬豈若是耶誰不違公獨困躓人誰不  
壽公獨早世安能釋吾心之悲哉僕也無似早  
獲定交伯仲之間周旋二紀情若弟兄憫其流  
落振其飢寒不鄙其愚過相稱道凡交游間無  
從見譽私問其故則曰得之伯仲之言公寔寡  
合不輕然諾他人未始得此于公僕亦展轉自  
疑其然去年夏秋辭官京師公從北門帥幕之  
群訊問一通且見令子得公起居僕尋東歸未  
更三時已聞其訃號呼稱寃且信且疑會有賓  
客自北來者頗言公喪已至國門諸孤館食于  
仲氏居然則信矣悲將奈何永望靈車往哭無  
路緘詞遣奠以寓此懷僕心誠悲詞不能文公  
其鑒之尚享

祭族兄無言修撰文

嗚呼天之生才豈曰無意既授之以能為之質  
必處之以可為之地苟異于是者其必有謂矣



夫天地之秀在人為賢才在物為山嶽彼山嶽者亦貴夫為羣物之利是故丹砂金玉之寶榘桐栝栢之材取之而不窮用之而不匱至于竒峰峭壁無所依而自立不惜土以發生則世不求其用而以為瑰偉絕特之觀蓋造物者之戲也嗚呼公之生也自其少時有不可尚之氣既沉涵于六籍又均貫夫百氏其雄辭妙思沮金石而感鬼神風雅離騷配聖經而發鼓吹當其抵掌而劇談搦筆而論著老師宿儒引避太息而後輩初學袖手旁觀屏息而側睨使其從容

夜半奉宣室之問曾何有夫賈生代言內相叅勘難之功而使武夫悍卒感泣思奮亦何取乎陸贄碩四紀之迴翔嘗踐更乎中外雖復踞蓬山之上游贊明堂之坐治與未為使者牧守所至有絕人之稱而用違所長故識者以為公之才未試也嗚呼今則已矣豈非造物者用公為戲劇且自夸其神麗耶僕又悲夫人誰不達而公獨弗遇其如是也僕等于公有宗族兄弟之親而兼師友之義曾閱歷之幾何乃睽違而隔世感知遇于疇昔心悵焉而增愧念厚夜之莫



追朔西風而隕涕獨緘詞以寫哀尚平生之不  
昧嗚呼洵有窮矣而哀未既也公其聞知之乎  
尚享

祭族兄希希范資政文

惟公孕川嶽之神秀懷金玉之華英問學紛以  
鈞貫詞采蔚其緯經行純茂以篤寔論感激而  
申明唾掌以取富貴俛首而拾功名御王良而  
足驂騶既決驟而長鳴方按轡以徐驅寄萬里  
於修齡曷歲月之不淹卒憂患其與并自他人  
視之公則遇矣若公自視如龍泉太阿而不試

曾未足以快其生平斯民之望也庶幾乎為霖  
雨以終惠何遽騎箕尾而自比乎列星惟賤子  
之蠢愚席累世之宗盟接步武于左癰事終歲  
之筆耕雖通塞之殊途寧喜戚之異情望五嶺  
之還轅居刺促而靡寧奉哀訃于不虞淚迸散  
而沾纓驚去笥之脫絃悵覆水之不返瓶知此  
世之均夢何得喪之足評姑酌酒以叫公尚仿  
佛其音聲尚享

祭張叅政文

岳、惟公至德內充擇乎中庸靡介靡通論議



設施熟復利疚不為今妍不襲往陋惟古其心  
以觀物宜用能汎應不失其持維惟古其心由  
古于學聖經沉酣百氏揚推氣涵清夷識洞綿  
邈發為文章豐潤偉卓粵從妙齡擢秀上第旋  
中異科聲絕倫類不卑小官以淬以礪建爰之  
初始為御史造膝所陳惟理是詣宰相之官詎  
以賞功帝度其言有嘉切忠爰自螭吻代言西  
掖新我王皮討論潤色執憲中司紀綱是飭時  
方艱虞民情岼岼岼岼岼岼岼岼岼岼岼岼岼岼  
傳曲折煩息悉父老扶觀武夫感泣扈蹕東巡

入贊樞機海邦單外憂勤百為既叅大柄正路  
爰啟賢哲彙征號令風靡出臨會稽寔分憂頌  
易帥于閩百廢具舉公之為政甚鄙鈞距不怒  
而威莫予敢侮兵興民訛寔在漏刻公獨堅臥  
已乃情得而猷入告不遠王室出而揚之曰后  
之德 帝曰遄歸予惟汝哲得政未幾因茲奉  
祠南昌巨屏縉綰兵符先聲所臨威惠已孚有  
若隨會晉盜奔驅重來越絕載忻載愉我馬未  
前竹馬在途建業留鑰控臨長江 帝曰重臣  
匪公誰雙公至勞民頽危舒 將士欽然驕矜



內鋤 帝方倚公勢如長城奄忽赴聞朝野震  
 驚嗚呼哀哉天不慙道喪此哲輔山頽梁壞不  
 足以喻公之居家履行純厯孝友雍睦形于鄉  
 邦公在 朝廷國有著龜民所具瞻士曰得師  
 汲引後進起仆振淹薦若天性不見所難我寔  
 愚陋公不鄙夷厥初拜公于雲之涓有酒飲我  
 詩文是追凡我往來無從見知究所以然公寔  
 謂之乖睽會合三紀于茲逮公鼎貴我困莫治  
 避地飄流拜公在所公哀我窮委曲見語時方須  
 才子不可去他日乞歸或繼以怒公意必欲寘

我周行蓬萊道山儒士之光溫巾寔慙公未厭  
 數或輓或推不遺餘力我獨何人得此殊遇志  
 窮術踈報塞無路謂公德如公固當期頤公不  
 百年我心孔悲永望士鄉十舍有溢嗟我老癯  
 奄、氣息往拜弗躬而愧心惻緘辭遣奠涕隨  
 言出嗚呼哀哉尚饗

祭褚邦直文

嗚呼君之母如吾母俱傳云余晚而仕于越則  
 吾母既下世且二紀矣始獲拜姨母于堂上姨  
 母之遇余猶子侄而邦直之禮余猶其元昆也



知邦直宜詳嗚呼邦直質直而好義雍容而履  
常余貧邦直能館食之余疾邦直能訪醫賦藥  
物以拯治之余仕于王所猶一再遇余以相存  
也別十有餘年余投閑里居而老且病相望益  
遠唯不得復見是懼曾謂邦直乃先我以沒耶  
身世夢幻則余既審此矣所深怪者以邦直之  
敦龐粹美而祿不稱德年不登耳順凡其親戚  
鄉黨與朋友往友者莫不喪然若有所失蓋非  
特余也嗚呼今邦直已矣而其子若侄咸克家  
碩必有昌其後者人或以是為相乘除獨情好  
之篤契濶死生不能使余心之不恨也嗚呼哀  
哉尚享

祭胡浚明文

類

嗚呼浚明允毅且直行警補貪文追麗則牀頭  
置經朝暮抽繹詆訶者聞論必已出其在鄉閭  
有如古人斗粟壺漿輯睦四鄰彼民有爭辯若  
求信甲是乙非論道諄、強梗肆暴呼嘯相因  
閭君怒嗔鳥伏獸馴家無蓋藏妻子寒飢君了  
不聞與客笑嘻彼窶人子叩門求師分少絕甘  
受而不辭我官于越閱歲其幾自始識君一星



終矣惟時多難羶胡干紀飲馬于江橫剽田里  
携孥造君寔昧疇昔君與元昆喜見于色笑言  
相温以飲以食喻月避胡深踐草棘驚懼少間  
談書與詩二雛在旁英爽偉竒咲我狔犬如景  
升兒我子寔愚願言通婚庶幾潘楊永好是倫  
君晚從仕器業居勵冗不見治百來一試從子  
之官奉祠均佚三釜之祿萬鍾有滋如何說養  
樂不百年天報善人寧有竒偏七十者稀君寔  
無憾我獨何為中夜慨嘆翁湖之陽海山之陽  
孰致生芻永望涕滂緘詞祖奠寓此一觴哀哉

尚享

祭吳敏求文

嗚呼毗山之集甲子一終我年未冠而子尚童  
誦詩琅玕辨對纒纒我時心識常此童子浸長  
以來官學竝驅我西子東出我居我年加子滿  
十去一間闕窮塗亦各困抑庚子之冬俱來京  
師僧窻從容對案並棲子時方強謂我清羸銜  
杯漱醪與相娛嬉曾謂鄉閭不若羈旅襟抱曲  
折始申克吐嗚呼敏求不器絕人談經析理窮  
其渥根垠舒為文詞旨切氣振聲馳左癰見推



輩倫俛拾科第如探懷神春官再上吐奇莫售  
從使三韓始得一官子亦何有姑為親驩筮仕  
以來意氣彌厲錯節盤根見于屢試迹其平生  
實苦辛遇事輒前不有此身嗚呼敏求甚孝于  
親生事死葬不愧于神一昨葬親叩我以銘纍  
然骨立如有所嬰曰初卜宅徧歷巖嶽沐雨  
風夜臥營荆兆隊舍廬是經是營一身百須朝  
暮戴星凡其飾終備盡典型孰不生兒乃有寧  
馨無憂富貴我嘗告渠不在于初在于晚途既  
為外郎奕々有光碩視要路將翱將翔云何不  
淑天嗇其祿如子之身百身莫贖嗚呼哀哉豈  
無友朋子獨我惇情義周旋有踰弟昆當其睽  
乖書每見存遠致葯物培我本根子歸毗山我  
家旁縣百里相望不得數面子昨念我携孥以  
來我時妻喪事興意乖有愧此勤未克往報不  
圖一朝乃得赴告我方瘧寒病臥于寢失聲叫  
呼淚注席衽遣我兒行薄寫我胸云我有瘳往  
哭必躬哀哉尚享

卷二十九終



吾溪集卷三十

宋吳興劉一止行簡著

祭文 行狀

代祭王廉訪文

在昔成周化一內外則有行人誦道志意惟我  
 國家與周匹休遣使自中分察九州唯公堂  
 獨稟忠厚荐更使華績業深茂惟時東南狂賊  
 震驚來照一方帝命老成自始拜公顏色温靖  
 服誦堯言實聳觀聽謂公早晚將復于王起仆  
 植疆我民是望攝提之春服止里門奄忽變化



奪此德人靈車則歸西指帝鄉公不能言我民  
盡傷一觴之微古人所重千里長途式酬以送  
尚享

代祭李提舉文

惟公昔官淮甸賊兵薄城堅守不屈朝廷嘉  
之擢部使者寔治會稽某始見公溫然而和厲  
然而莊緩而不疎清而若有容意其蘊藉有大  
過人者而恨其未用未幾得疾遂病不起嗚呼  
其真可痛者耶抑某之期公過也雖然公之節  
義既略見于前日天不報其勤而奪之年悲哉

尚享

代祭張提舉文

昔者黜虜祀順樞密清河公以輔郡兵先入衛  
已而抗論虜營守正不撓扈從朔方今

皇帝嘉清河公之忠寵膺其家而錄其子惟使  
者以才能膺選任寔刺浙部凡屬部之士民若  
吏聞使者之賢能世其家且將以惠我民也始  
至以疾告求免遂不以起聞行路之人咨嗟惜  
之其縉紳士夫則竊有恨焉曰清河公忠孝若  
是而天弗祐其子吾弗知天道為何如也某承



之于茲與使者同王事曾未及識其生也而視其亡能不悲哉尚享

代祭呂丞相文

維師尚父太岳之裔相彼武王于熒伐事光昭後人克紹厥懿惟公之生英特偉異心雄萬夫身兼眾器拳、愛君曾靡敢易天固畀之其必有意公寔自以遭遇不世義所當為九殞弗避帝嘉乃績社稷是利謂督不忘俾踐厥位再持魁柄誕埴品彙慨時艱難志等外內出入將相文武命圭崇、赤舄几、秉旄伏鉞富貴終始

天子有命公實至止分陝之重將公是倚俄以病告弗克入侍我時視公尚能強起碩茲精爽何恙不已遽公之歸閱日未幾忽聞訃音失聲嘆喟喬嶽峰摧謝山子夜逝我不意公而乃至是湖風永懷淚如雨注寓此一觴尚公不昧嗚呼哀哉尚享

臧記室行狀

曾祖 祖父

公諱詢字公獻湖州安吉人世居于梅溪少孤事母朱夫人以孝聞諸兄覓舉以公任家事公



意不憚私取書讀之皆通其義經理內外不廢  
孝養諸兄憐而教焉始授之書淹貫如老成人  
未幾肄業太學聲稱藉甚及元豐二年進士第  
調歙州黟縣尉再調睦州桐廬縣令丁母夫人  
憂除服 朝廷以公元豐合選除汾州學教  
授任滿改宣德郎知淮陽軍下邳縣事 今上  
登極奉議郎賜五品服授食書廣信軍判官廳  
公事未赴時相萬公<sub>萬</sub>有旨召對除太僕寺丞  
踰年遷鴻臚丞坐太僕誤支馬事免所居官更  
二年始復除管勾元豐庫明年遷諸王府記室

叅軍中間序進及經八寶赦恩至朝請郎大觀  
四年冬以疾請致仕卒於京師享年六十實十  
一月壬辰也公性資驚悟並仕不習文法嘗曰  
儒者安事三尺頽理之所在何如耳事無鉅細  
應聲剖決徐質以法往之契合信道自將不憚  
強貴在桐廬時使者行部令而下歛板道左使  
在者與仰視不降接公俛僚佐無得前揖使者  
怒攬懸事無所得復陰遣吏伺公短吏因緣擾  
民公呼治之以聞使者心嘉焉縣有賓官繩治  
卒伍差峻東南卒素驕至是銜怨連結謀入縣



盜庫兵為亂邑人大恐告公、曰寧有是事翌  
日方攬訟牒卒百餘輩聯裾相屬驟至于庭左  
右股懷不自持公若無覩徐呼前曰而輩遽至  
庭下頌令不揖且無所言豈令有負汝乎皆曰  
令無角我矣來官寔見虐公曰吾以為令負汝也  
若官兵見虐令其為汝移半紙檄請于郡即黜  
之耳且吾聞邊陲士卒冒矢石忍凍餓至枕藉  
以死而輩寒則索裘飢則命餉父母妻子嬉怡  
在前官家恩汝厚矣吾恐汝不能有此逸樂將  
自禍也公反覆諭以禍福卒眾相視解裾羅拜

既出猶偶語公謬為勅兵官去卒眾遂解其後

狀及道論詳降旨言郡縣公意即勅兵官

稍移易離其謀黨得渠魁十餘人治之邑人以  
為非公機辯敏給寢在漏朝矣同僚有坐累去  
官者累重不能歸京師至乞食于道公聞之出  
俸錢并培僚佐得二十萬遣人訪之乃依古祠  
宇問及從人乞百錢活旦暮及得所贈涕泗交  
下貽書謝公并致弓矢且曰吾出入塞陞寄此  
為命者將數十年以君能活我故用為報公反  
其弓而納其矢為其周人之急類如此下邳部  
民有為逋責所急縊死田間者其妻引富人為



仇公按問無狀即日日出之已而果謬聞者歎伏  
曰是公明可及也果敢不可及也公家甚貧持  
身益廉收養孤甥及族黨之貧不能婚姻者以  
身任之無難色中間仕宦齟齬困于京師親戚  
仰給有不安者公喻曰業已托吾雖飲水不相  
捨也與人交出推手肺肝了不見畦畛抵掌談辨雜  
以詼笑聽之袞袞令人忘倦得酒輒醉萬事都  
捐使若超出世外其為文章不蹈襲前輩一語  
落筆數千言淹頃可待尤喜為詩詞格雄麗士  
大夫往來傳誦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公三娶初

許氏封旌德縣君次舒氏壽安縣君次裴氏南  
華縣君一子寧以公致仕補將仕郎明州奉化  
縣尉二女長適將仕郎江寧府上元縣尉吳橐  
次適從政郎劉某孫男一人曰協寧以明年某  
月某日葬公于某縣某山某鄉之原既葬五年  
而寧卒協以寧命屬某狀公之行將句銘于一  
時鉅公且表之墓上嗚呼以公之器業宏遠不  
大用于世而蹭蹬以死豈命也夫異時執政蓋  
有知之者且將峻擢公出語勁直不能委曲伺  
人意用是中輟嘗曰吾以胃中介介者與言語



文字卜知于人過是非所能也幸見用詎不勉  
不然始已耳嗚呼其賢哉謹叙其事如右以候  
採擇謹狀

知樞密院事沈公行狀

曾祖原贈少保曾祖妣方氏贈榮國夫人  
祖煥贈太師嘉國公祖妣孫氏贈秦國夫  
人

父彥修贈少師妣丁氏贈淑國夫人

公諱與求字必先世為吳興德清人按沈氏之  
先子周為子男之國其地即漢汝南年與縣沈

事是也魯昭公二十二年為吳所滅已而復見  
至定四年又滅于蔡沈遂不祀其後子孫分散  
漢晉之世著名簡冊者蓋有其人至六朝而盛  
家於武康之臨溪唐天寶間析臨溪為邑是為  
德清 國初雖稍微而公之族祖暨諸父以儒  
學踵取名第至公乃大光顯望于吳興公自少  
穎異讀書屬文不煩教督識慮辯詰已如成人  
未冠以藝業試鄉校流輩莫與爭長公既丁少  
師公憂自以家素貧乏母夫人以已為命相與  
致志于學律身益嚴未幾薦名鄉書尋為太學



生試選屢魁多士名稱蔚然及政和五年進士  
第授濮陽軍、學教授以道遠不便養親改州  
常州、學教授任滿授秀州司兵曹事兼推勘  
公事公事獄不以委吏事皆躬決多所平反再  
歲丁母夫人憂服闋除太學錄靖康改元至京  
師遷儒林郎除太學博士建炎初 車駕幸廣  
陵公始赴官用薦改通直郎會罷太學除通判  
明州改兩浙路提舉市舶未赴御史薦公對便  
殿除監察御史上疏論執政過失遷兵部員外  
郎公自劾以為言為不當宜黜不應得遷 上

感悟行公言更除殿中侍御史被旨決獄江外  
車駕巡海上公還趨行在所奏事尋扈從至  
會稽而虜寇尚留江左公首陳追襲之計不果  
用是時江浙殘創之餘盜賊繼作民蠹未除吏  
姦滋甚憲網濶疎追論同知樞密院事兩浙西  
路宣撫使周望擁重兵于吳門不能扞蔽脫身  
先遁以至連城陷沒與諸郡以城降賊並緣為  
姦掠取民財等事乞正典法時占象者言西北  
有赤氣蔽天中有白氣如練犯北斗文昌紫微  
公極論時政得失若使者 陵寢定駐蹕之地



宰相不可虛位及用祖宗故事令叅知政事與  
 宰相輪日知印諸將兵各立軍額蠲租賦以寬  
 民力信賞罰以明功罪凡十許事尋除侍御史  
 宰相以年少驟進不更世務公上疏極諫陳恐  
 誤國事 上初難之會近陵臣李獻言宜詔宰執於  
 罪戾中選擇實能付之以事仍詔臺諫為國寔  
 人勿復再言出榜朝堂公曰自古豈有禁臺不  
 言者乎復論列其略曰任賢使能人主之柄也  
 獻可替否臺諫之職也任使失當則其柄移獻  
 替失宜則其職曠是以自古明哲之君開廣言

路所以防蔽塞而杜私邪上下相須乃成治道  
 今乃詔宰執用罪戾之人而令臺諫勿言是必  
 不識事體之人持淺狹自秘之見文巧偽觀望  
 之言以誤 陛下使 陛下虛負拒諫之名何  
 其不忠之甚也且自古以來有責臺諫以不言  
 者矣有旌臺諫以能言者矣未聞明揭榜使勿  
 言也翌日 上為降札季陵身為侍從乃復疑  
 誤 朝廷上言乞詔宰執用蔡京王黼張邦昌  
 苗傅劉正彥等一時罪戾之人籍閉臺諫使不  
 得言欲收惡黨之恩遂成迷國之計可罷侍郎



與在外宮觀沈與求上疏乞明指執言之人顯  
行黜責其論為常至云變朱成墨指鹿為馬言  
太深切使大臣不敢安位可罷侍御史除職與  
郡尋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待次累月上思公有  
旨召還除侍御史 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  
在行新法對曰王安石以己意變亂

先帝法度誤國害民誠如 聖訓然人臣立朝  
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楊雄名世  
大儒主盟聖道漢室之亂乃為美新劇秦之文  
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于漢則取雄

於五代則取道臣以是知其心術不正則姦偽  
不百出僭亂之萌實由于此自熙寧元豐以來  
士皆宗安石之學沈溺其說節義彫喪馴致靖  
康之禍汚偽賣國一時叛逆尚違典刑願 陛  
下明正其罪以戒為臣不忠者先是 上欲究  
僭偽事因公有言 上大感悟公再居言路附  
麗前宰相用事者意公悉論出之公聞之曰近  
世朋黨習以成風凡人材不論賢否皆視宰相  
出處為進退蓋上之人驅之使然余待罪言路  
荷 上知遇第當分別人之邪正能否而公言



之余之職也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  
宰相為進退哉正擇一二明附稔惡者列于上  
群情遂定明年春 駕幸臨安遷御史中丞時  
軍儲窘乏樞陳屯田利害為古今集議上下二  
卷上之 上用其言始定營田之議禁衛單寡  
兵權不在 朝廷公上言仰惟 陛下移蹕東  
南將圖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  
北軍唐自府曠騎之法既壞猶內有禁兵外有  
諸鎮之兵上下維持使無偏重之勢其意遠矣  
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

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 詔  
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  
益修形成經理中興之志浙郡淫雨害稼稽公  
上疏云伏見中夏以來淫雨過度浙西數郡之  
田垂熟淹沒者十七八民有饑饉之憂徽嚴州  
水泉暴湧浸城郭漂廬舍比者臨安火延民居  
無慮萬餘家甚於去歲會稽之變豈小異哉仰  
惟 陛下遭時多難厲精為治宵衣旰食靡遑  
康寧天地頽臨宜有福應然陰陽乖和災異仍  
是 陛下亦嘗於行事之際思所未至者乎為



為至焉則亦加之以誠而已矣子思曰誠則形形則著誠之至也參天地贊化育況於行事之際厥類章々靡有不著者也今九廟邛墳兩宮陽絕夷狄之禍未殄僭叛之黨未平下民替々厭亂思治以日為歲痛如焚灼觀此災異心析骨驚而談者至謂澤國夏潦地氣使然火延民居救者不力宜不足勤聖慮臣恐此言日聞誠意日替臣是以淚流落而不自禁也陛下誠以臣言思之凡陛下所以畏天愛民用人聽言進事祖宗之法惇骨肉之親薄閹寺

之權正宮闈之化一出于誠也容有勉強而行之者耶事天不以誠則工祝雖具近于致瀆愛民不以誠則詔令雖煩終于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諛間日進將以疑似而遠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而惡直士進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無不背戾惇骨肉之親而不以誠則無不精嫌薄閹寺之權而不以誠則雖名為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宮闈之化而不以誠則雖外示樸素而奢靡之習猶在凡陛下見于行事臣固知一出于誠而非勉強然臣



所以說者願陛下加之意而已矣誠意既修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來轉為福矣上嘉納焉兩浙轉運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闌金銷金屏障什物上命止之而康國已津發至行在所公曰吾君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以下不足道也異時駐畢廣陵有進器用華靡者亟命焚之通衢今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為小人希旨之戒上悉從之公在言路首尾四年

凡所論列不避權要頗忤時宰意至是改除吏部尚書兼攝翰林學士兼侍讀未幾除龍圖閣學士荆湖南路安撫使兼知潭州公以疾乞置闕散改除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春除知鎮江府兼浙西路安撫使公到官招集流亡俾之復業異時士卒憑陵居民間公威名重足一跡無敢犯法威德並行內外安安秋八月復以吏部尚書召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九月除參知政事是時虜偽入寇兵已壓境上決意親征訖有成功公居帷幄寔與其事上親御翰墨書



車馬詩賜為再歲之奉祠除資政殿學士知明  
州書再上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公之出也以  
在政府凡所議論皆出臆見無纖毫附依督府  
治兵欲大舉公弗與聞公曰此大事也豈可身  
居近輔而獨不與哉數上疏求去上不得已  
而從之 駕幸平江明年春以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尋除同知樞密院事從 駕至建府遷知  
樞密院事公首陳恢復之計練兵聚馬積粟儲  
財分布將帥以待機會而同列不察疑公沮之  
且冒昧欲舉卒不見就 上憶公初言決意召

公蓋欲大用僅閱累月得小疾一夕薨時紹興  
六年六月甲子也上悼痛輟視朝一日贈左銀  
青光祿大夫賜水銀龍腦以斂又賜田十頃以  
恤其家以今年季秋之甲申葬于邑之永和鄉  
馬鞍山之原娶同郡范氏贈吳興郡夫人夫人  
有賢德先公四年卒三子曰雲紀右從事郎曰  
雲章右承務郎曰雲卿未任以官息女三長適  
左從事郎兩浙路轉運司准備差遣元益餘在  
室公自被遇簡知歷御史三院于内外事知無  
不言前後論列幾四百奏其間如收攬主權愛



惜名器斥遠邪佞親近正人未嘗不反覆言之  
至于糾官邪劾賊吏將帥得失政事是非與州  
縣抑配擾民獄訟過差監司郡守選除不當軍  
興以來進戰退守之策積教訓兵之要不可概  
舉上以公論天下事淹練通達克已聽納言  
之切直自敵以下有不能堪者上不罪為一時  
臺綱自大振武將詞教其下必曰汝不識沈中  
丞耶其見憚如此大將入覲有進繒帛方物者  
既分賜六宮公以謂此事雖微自政和宣和來  
進獻稍侈今艱虞之時不宜有此乞斥還之時

方暮夏上得公疏即命追取斥還仍降札論公  
感泣州謝自以不世遭遇蒙上聽納無愧古人願  
未知效地耳公自為執政凡所規益雖家人莫得聞  
所薦人才至多受薦皆莫知也上每以知人稱之  
自小官至宦達攻苦食淡處之晏然天性孝友  
所取俸祿給宗族兄弟無難色于文無所不能  
晚歲益工尤善為詩引類托興有作者風力凡人  
以為難者公熟視落筆便造壺奧有文集廿卷  
奏議三十卷藏于家一止從公游踰三十年自鄉  
校至立朝雖有出處契濶之異而相厚之意不



少衰公嘗薦為御史屬官初未言之心獨識焉  
然知公莫詳也竊嘗嘆息以為君臣之遇自古  
所難有聽諫之君又有能言之臣然後君臣俱  
榮名譽日章不幸而無其臣則君雖有屈已聽  
納之誠而言不足以發之遂至兩無稱焉可不  
惜哉若魏徵之遇太宗韓休之遇明皇包拯之  
遇仁祖公之遇主上蓋所謂君臣俱榮者矣雲  
紀屬一止狀公之行將求諸立言大君子誌公  
墓公名節之偉議論之懿縉紳所共知也一止  
不敢私謹狀

卷第三十終



